

漢語方言「老鼠，耗子，老蟲」等說法的 分布及溯源

項夢冰*

摘要

本文以《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 034 圖為基礎，把老鼠的說法分為「鼠」類、「耗」類、「蟲」類、「客」類和「其他」五大類。其中「鼠」類詞形占總方言點數的 79%，主要表現形式是唐代興起的雙音詞「老鼠」，分佈在除東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區。「耗」類詞形約占非「鼠」類詞形方言點數的 76%，主要分佈在「鼠」類詞形分佈區的東北、西南兩翼，即東北地區（包括毗鄰的京津、冀北、晉北）和西南地區，其主要表現形式是「耗子」，可以追溯到明代鼠借稅名的「鼠耗」。大概因為「鼠耗」有歧義，又跟常見動物名稱的構詞法不同，很快就產生了「耗鼠」、「耗蟲」、「夜耗子」等一系列的變異形式，「耗子」當為「夜耗子」的省稱，首先興起於遼寧一帶，後隨滿清入關擴散至京津及其周邊地區。清代西南邊疆礦產資源的開發也造成了一個新的「耗子」連續分佈區。「老蟲」主要見於姑蘇一帶以及南昌縣及其周邊的若干贛方言點，是新、舊詞形（耗蟲、老鼠）的截搭形式，萬曆二十八年（1600）刊刻的《雪濤閣集》已記錄了姑蘇方言的這一創新。

關鍵詞：《漢語方言地圖集》、老鼠的說法、地理分佈、歷史來源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漢語詞彙史的構建，理論、方法上的探討固然十分重要，可是從現代方言和歷代文獻出發描寫具體詞項的發展脈絡也不可或缺。本文根據《漢語方言地圖集》（曹志耘 2008b）詞彙卷 034 圖（下文簡稱為 L034）「老鼠」（Rat, Mouse）討論漢語方言老鼠的各類說法並進行初步的溯源工作。王莉寧（2012）曾對漢語方言老鼠的說法做過詞形分類，¹ 繪製了一幅「老鼠」的方言地圖，並對地圖所呈現的分佈特徵進行了初步的描寫和解釋。王莉寧（2012）的語料「以中國已出版的現有方言報告為依據，雖然也使用了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出版的一些報告，但所佔比例較小」（岩田禮 2009: 3）。《漢語方言地圖集》的語料來源於為編纂該地圖集進行的專門調查，布點更為均衡，語料的對齊性也相對更好。此外，王莉寧（2012）雖已涉及部分詞形的溯源，但文幅所限，只能浮光掠影，故尚存較大的討論空間。

本文以 1—8（非上標數字）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調值用上標的雙阿拉伯碼或三阿拉伯碼。例如 [zɿʔ7] 表示讀陰入調的 [zɿʔ]，[zɿʔ²³] 表示讀短 23 調的 [zɿʔ]。輕聲用點或上標⁰表示，例如寶雞的「老鼠」可記為 [lɔ3·ʂ] 或 [lɔ⁵³ʂ⁰]。本調調值和變調調值線性排列，用連字線隔開。必要時既標調類，也標調值。例如 [ts^hɿ3³⁵] 表示讀陰上或上聲的 [ts^hɿ]，調值是 35。所引語料都隨文交代出處，並在不改變內容的情況下調整為本文所採用的標音格式。為便於稱引，《漢語方音字彙》、《漢語方言詞彙》兩書以修訂者代替編者，即王福堂（2013）和王福堂

¹ 嚴格地說，「詞形」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跟實際發音聯繫在一起的音形，一是跟詞源聯繫在一起的字形。本文所說的「詞形」都指後一種。

(2005)。

二、詞形分類

L034 的詞形分類可以轉寫如表一。L034 沒有統計詞形所轄的方言點數，本文根據人工點算補出。大類的方言點數標在直方括號裡，小類的方言點數標在詞形的右上角。下文會按照這些方言點數進行一些統計，不過請注意《漢語方言地圖集》對東南諸方言和官話選擇了不同的取樣率，「東南方言地區原則上每個縣（指縣級行政單位，下同）設 1 個點，官話和晉語地區約每 3——4 個縣設 1 個點。」²（曹志耘 2008a）因此統計結果僅供觀察大體趨勢，不必做過細的分析。

表一：L034 的詞形分類

	A [690]	B [37]	C [148]	D [43]	E [12]
1	老鼠 ⁶²⁸	貓鼠 ³³	耗子 ¹⁰⁶	老鼠公 ⁴	夜佬 ²
2	老鼠子 ⁴⁶	貓鼠团 ⁴	耗子～耗兒 ⁴	鼠公啍 ¹	夜狗 ¹
3	老鼠子～ 老鼠 ⁷		耗子～老鼠 ²²	老鼠媽 ¹	夜賊 ¹
4	老鼠—/老 [鼠—] ⁸		耗子～老鼠子 ²	鼠媽 ¹	尖嘴 ²
5	鼠 ¹		耗子～老鼠兒 ⁴	老鼠牯 ¹	耷兒家 ²

² 但以下四種情況例外：（1）在東南方言地區，如近幾十年有撤縣或設縣情況的，設點時一般以清代的行政區劃為準。（2）位於城區或主要位於城區的所有市轄區合為一個縣級行政單位對待，位於城區之外的市轄區視為獨立的縣級行政單位。（3）一個縣裡有兩種區屬不同而且勢力相當或都很重要的方言，設 2 個點。（4）與東南方言「直接接壤」的官話方言縣均選作調查點，不受「3——4 縣設 1 點」的限制。（曹志耘 2008a）

	A [690]	B [37]	C [148]	D [43]	E [12]
6			耗子～老穿 ¹	老蟲 ¹⁹	貓覺 ^子 ¹
7			耗子～穿 ^簾 ¹	老蟲呢/老蟲哩 ²	穀離 ¹
8			土耗子 ¹	高客 ⁹	孤 ^兒 ²
9			耗兒 ¹	高客子 ²	
10			耗嘢 ¹	老高～老鼠 ¹	
11			老耗/老[耗—] ⁵	客～老鼠子 ¹	
12				先生～老鼠 ¹	

L034 對標題「老鼠」和 A4 類詞形各加了一個注釋：「①『鼠』字的聲母讀音見語音卷 106 圖。②『老鼠一』不包括『老鼠子』」。³

表一第一行的大寫字母表示詞形的大類，每個大類都用直方括號註明總方言點數。第一列的數字表示詞形的小類。這樣，每一種具體的詞形就有了方便的代號，例如「老鼠」是 A1，有 628 個點，「晝兒家」是 E5，只有 2 個方言點。詞形中的直方括號表示合音字，例如 A4 和 C11。小等號表示記音字，例如 E8 中的「孤^兒」。表一可重分類為表二。

表二：本文的詞形分類

	A「鼠」類 [735]	B「耗」類 [148]	C「蟲」類 [21]	D「客」類 [13]	E 其他 [13]
1	老鼠(A1) ⁶²⁸ 、 貓鼠(B1) ³³	耗子(C1) ¹⁰⁶ 、 耗嘢(C10) ¹	老蟲(D6) ¹⁹	高客(D8) ⁹	夜佬(E1) ²
2	老鼠子(A2) ⁴⁶	耗子～耗兒 (C2) ⁴	老蟲呢/老蟲哩 (D7) ²	高客子(D9) ²	夜狗(E2) ¹
3	老鼠子～老鼠 (A3) ⁷	耗兒(C9) ¹		客～老鼠子 (D11) ¹	夜賊(E3) ¹

³ 漢語方言「鼠」字的聲母有相當複雜的表現形式（參看曹志耘 2008b：語音卷 106 圖），本文限於篇幅及側重點，不予討論。

	A「鼠」類 [735]	B「耗」類 [148]	C「蟲」類 [21]	D「客」類 [13]	E 其他 [13]
4	老鼠—/老[鼠—](A4) ⁸ 、貓鼠𧈧(B2) ⁴	土耗子(C8) ¹		老高～老鼠(D10) ¹	尖嘴(E4) ²
5	老鼠公(D1) ⁴	耗子～老鼠(C3) ²²			忸怩家(E5) ²
6	鼠公𧈧(D2) ¹	耗子～老鼠子(C4) ²			貓覺 [〃] 子(E6) ¹
7	老鼠𧈧(D5) ¹	耗子～老鼠兒(C5) ⁴			穀離 [〃] (E7) ¹
8	老鼠媽(D3) ¹	老耗/老[耗—](C11) ⁵			孤 [〃] 兒(E8) ²
9	鼠媽(D4) ¹	耗子～穿 [〃] 簾 [〃] (C7) ¹			先生～老鼠(D12) ¹
10	鼠(A5) ¹	耗子～老穿 [〃] (C6) ¹			

表二也是五個大類。每個詞形後都注明表一所屬的大類、小類和方言點數。表二對表一所做的調整有：(1) 把表一的 B 類和 D1-D5 併入 A 類。(2) 把表一的 C 類作為 B 類，同時把表一的 C1 和 C10 合併為一個小類 (B1)。(3) 把表 1 的 D6、D7 獨立為 C 類。(4) 把表一的 D8-D11 獨立為 D 類。(5) 把表 1 的 D12 歸到 E 類。此外，小類的順序也略有調整。

也就是說，表一的 B1、B2 表二不僅沒有作為一個大類，甚至也沒有作為新 A 類中的獨立小類，即把 B1 合併到了 A1，把 B2 合併到了 A4。「貓鼠 (𧈧)」的說法見於閩南地區「華安——同安」以南、潮汕地區以及海南的海口、瓊海。根據 L034，閩語說「貓鼠 (𧈧)」的方言有 37 個點，集中分佈在閩南話區，福建「龍岩——安溪——晉江」一線以北的閩語以及海南省和雷州半島的閩

語，除大田說「鼠媽」，⁴ 海口、瓊海說「貓鼠」，湛江說「鼠」外，⁵ 都說「老鼠」。周長楫（1993: 304）把廈門話指稱老鼠的 [niãu⁵³⁻⁵⁵ ts^hu⁵³] 寫作「老鼠」，周長楫（1996: 17）進一步指出廈門話「老鼠」的「老」字發生了「[lau⁵³] > [niau⁵³⁻⁵⁵]」音變（[niau⁵³] 實為 [niãu⁵³]）。如此說來，「貓鼠」只是「老鼠」的語音變異形式，而非另有詞源。筆者認為周氏之說可從，細節擬另文討論。

三、各類詞形的地理分佈及相關討論

（一）「鼠」類詞形

根據表二的分類和 L034 的資料，可將「鼠」類詞形的分佈繪製如圖一。非「鼠」類詞形除了 C 外，都只凸顯兼用「鼠」類詞形的方言點。各類詞形都在圖例中標出所轄的方言點數。

從表二和圖一可見，「鼠」類詞形有絕對的優勢，占總方言點數的 79%。⁶ 而雙音詞「老鼠」又是「鼠」類詞形中的優勢詞形，占總方言點數的 71%，占「鼠」類詞形方言點數的 90%。

從地理分佈上看，除了西南地區和晉北、冀北、京津及其以北地區主要說「耗」類詞形，上海、蘇南、浙北主要說「蟲」類詞形，整個東南、中原和西北地區幾乎都是「鼠」類詞形的天下。下面結合漢語詞彙史的資料討論單音詞「鼠」和雙音詞「老鼠」。

⁴ 根據陳章太（1991: 289），大田（城關）老鼠叫「鼠毬」[ts^hi⁵³⁻³¹ bɿ⁵³]。L034 的調查點是上京鎮，該鎮大部分地區跟城關方言一樣同屬大田「前路話」。「媽」、「毬」當為俗寫，本字可能是「母」。

⁵ 湛江實際上也是說「老鼠」的，詳下文三（一）1。

⁶ 本文做統計的時候如不特別說明，一概以表二的分類為準。例如統計「鼠」類詞形的時候只立足於 A 類，而忽略 B-E 類中兼說「鼠」類詞形的方言點。



圖一：漢語方言「鼠」類詞形的分佈

1. 單音詞「鼠」

除了轉文，國語指稱老鼠一般都採用雙音詞「老鼠」。不過先秦以降，直到唐以前，老鼠一般稱為「鼠」，用的是單音詞。例如：

- (1)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詩·行露》）
- (2) 今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莊子注·逍遙遊第一》）
- (3)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
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秦三》）
- (4)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暮〔期〕年乃得
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
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呂氏春秋·士容論》）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十上：「𧔦，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從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其類不同，而皆謂之鼠。」也就是說，「鼠」是各種鼠類動物的通稱，不單指老鼠。不過通稱常常可以特指最重要的種類，即在需要區分種類的時候，通常會採用「田鼠」、「鼯鼠」一類的限定形式，但最重要的種類則往往可以採用不加限定的形式，即單音詞「鼠」。

王莉寧（2012）的詞形中沒有單音詞「鼠」。L034 僅有一個方言點使用單音詞「鼠」，即湛江市麻章區湖光鎮良豐村的閩語。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2012）漢語方言卷 B1-16 圖劃歸閩語雷州片。L034 屬於雷州片閩語的方言點共有 5 個（徐聞城北西塢、雷州北和調邏、遂溪桃溪、湛江湖光良豐、電白小良龍山），除湛江說「鼠」外，都說「老鼠」。下面以雷城話為例（據張振興、蔡葉青

1998)：

【長尾】 $ts^{11} bu\epsilon^{31}$ 諺稱老鼠。民間以為老鼠也能聽懂人言，因此捕殺老鼠時，不說「老鼠」而說「長尾」(頁 89)

【老鼠夾】 $lau^{33} ts^h u^{31} k^h \epsilon p^{55}$ 一種捕鼠器 (頁 181)

張振興、蔡葉青 (1998)「老鼠」未立條，但「銜」條 (頁 49) 有「老鼠～貓扔過窗老鼠叨著貓扔到窗外」，「袋尻川」條 (頁 111) 有「～給老鼠咬個空去布袋的底部被老鼠咬了一個洞」，「臭狼*」條 (頁 195) 有「敢是老鼠死在床下總臭臭狼*狼*」，由這些用例可知雷城話老鼠一般都說「老鼠」 $[lau^{33} ts^h u^{31}]$ ，只是在捕殺老鼠時為了不嚇跑老鼠要說成「長尾」 $[ts^{11} bu\epsilon^{31}]$ 。雷城是舊雷州府府城，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雷州半島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徐聞、遂溪、廉江、湛江各地講雷州話的人，都認為雷城話是「正音」，他們自己說的話是「土話」。流行於雷州半島各地的雷劇，今湛江市的雷州話方言廣播，也都採用雷城話 (參看張振興、蔡葉青 1998：引論)。因此 L034 湛江閩語所使用的單音詞「鼠」顯得非常特別。承暨南大學劉新中教授提供湛江閩語的詞彙調查錄音，湛江市麻章區湖光鎮良豐村老鼠的說法實為「老鼠」 $[lau^{33} ts^h u^{42}]$ ，跟其他雷州片閩語相同。

2. 雙音詞「老鼠」

指老鼠的雙音詞「老鼠」唐代始見。方穀等 (1931：未 77)「老鼠」條已指出：「①朱揆《諧噓錄》：『大蟲老鼠，俱為十二屬。』俗稱鼠為『老鼠』，唐時已然。」下面再舉六例：

(5) 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曹祠部集·卷 1》)

(6) 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南史·齊宗室》)

- (7) 次至淑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托生為貓兒，阿武為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大唐新語·卷12》）
- (8) 將吾劍兮切淤泥，使良驥兮捕老鼠。（《玉川子詩集·與馬異結交》）
- (9) 失却〔卻〕斑貓兒，老鼠圍飯甕。（《寒山詩集》）
- (10) 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寒山詩集》）

從構詞上說，雙音詞「老鼠」是在原單音詞「鼠」的基礎上增加詞頭「老」。王力（1958: 222-223）認為：

詞頭「老」字來源於形容詞「老」字，最初是表示年老或年長的意思。後來由這種形容詞「老」字逐漸虛化成詞頭。詞頭「老」字可以用於人和動物兩方面。這兩種「老」字都是在唐代產生的。

鼠義「老鼠」的產生年代，王力（1958: 224）的說法與方毅等（1931: 未77）同：「『鼠』稱『老鼠』起於唐代。」所舉的例子即朱揆的《諧噱錄》。這一說法應無疑問。試對比：

- (11)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蜺及蟹皆化為鼠，其眾覆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塍〕，數日之後則皆為牝。（《搜神記·卷7》）
- (12)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蜺及蟹皆化為鼠，甚眾，覆野，大食稻為災。（《宋書·志第二十四》）
- (13)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會稽郡彭蜺及蟹皆化為老鼠，大食稻為災。始成者有肉而無骨。」（《初學記·獸部》）

《搜神記》原書已佚，今傳為輯本。《宋書》可能是較早引用《搜神記》這條材料的。其後的《法苑珠林·卷43》、《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鼠」字所在的句子皆作「會稽郡彭蠡／彭蠡及蟹皆化為鼠」，與《宋書》近。可知《初學記》所引《搜神記》實已滲入當時的口語成分（單音詞「鼠」改為雙音詞「老鼠」）。鑒於《初學記》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版本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余十三郎宅刻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而全書「老鼠」僅一現，因此無法排除此例為宋代手民之誤的可能性。（6）例也值得注意。蕭穎達罵沈約「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可謂相當粗俗無禮。從用詞上說，這種語境一般用「鼠輩」，直呼「老鼠」可能還真是蕭穎達的首創。「鼠輩」用例如：

- （14）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耶〕？」遂考竟佗。（《三國志·魏書二十九》）
- （15）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 （16）上在樂游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南齊書·列傳第二十五》）

當然，「老鼠」這一詞形並非唐代始見，不過之前的「老鼠」指的是蝙蝠。楊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八：「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蠟蠅。」方毅等（1931：未77）「老鼠」條：「❶《方言》：『伏翼，或謂之老鼠，亦謂之仙鼠。』按：《釋名》『老而不死曰僊〔仙〕』。伏翼即蝙蝠，古云鼠所化，故有『老鼠』、『仙鼠』之名。」邵晉涵《爾雅正義·卷18》「蝙蝠，服翼」條案：「蝙蝠為鼠所化，猶未離夫鼠類，故兼有鼠名。」徐兆瑋

民國十八年（1929）十一月十一日日記：

《穀經筆記》說《禮記》田鼠化為鴛鴦，《內則正義》引賀瑒云：鴛，蝙蝠。與鄭蔡以為鳥名說異，皇侃從之。案：楊雄《方言》云：蝙蝠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仙鼠。崔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蓋蝙蝠為鼠所化，故有鼠名。陸機詩云：曾不如老鼠，翻飛作蝙蝠。是魏晉時有此說也。今日驗蝙蝠毛紫黑色，肉翅，與足相連，形與鼠類，俗亦言是鼠所化。蝙蝠自是一類，而鼠亦化之，《夏小正》三月田鼠則為鴛，八月鴛為鼠。未聞八月以後遂無蝙蝠。猶鰲是一類，而蛇亦化鰲，非必鰲盡蛇所化也。

可見，蝙蝠為鼠所化這一說法由來已久。王力（1958: 224 腳註 2）據此判斷漢代「老鼠」的「老」不是詞頭，本文從此說。也就是說，指蝙蝠的「老鼠」是偏正式複合詞，本為「自關而東」部分方言的說法；而指老鼠的「老鼠」是帶詞頭的附加式合成詞，是唐代興起的通語新詞。兩者為同形詞。

前文已經指出，「老鼠」不僅是漢語方言指稱老鼠的優勢詞形（占總方言點數的 71%），也是「鼠」類詞形中的優勢詞形（占「鼠」類詞形方言點數的 90%），這意味著「老鼠」一詞自唐代興起後，在漢語方言中得到了相當穩定的傳承，詞形的變異相當有限。根據表二和圖一的圖例，「鼠」類詞形總共只有 10 個小類，按其性質可以分為三類，⁷ 即：

（甲） 老鼠：669 個方言點（加上了湛江閩語），即 A1+A3+A10。

⁷ 本應為四類，即單音詞「鼠」自成一類，但前文已指出只見於湛江閩語的「鼠」實為「老鼠」之誤，因此併入「老鼠」類。

(乙) 帶詞尾的形式(老鼠子、老鼠—): 65 個方言點, 即 A2+A3。

(丙) 性別指稱的泛化形式(老鼠公、老鼠媽等): 8 個方言點, 即 A5+A6+A7+A8+A9。

其中 A3 在甲乙中都出現。「老鼠」加上「子」、「兒」、「哩」一類的詞尾就產生了(乙);「老鼠」加上「公」、「牯」、「媽」一類的表性別語素所構成的「老鼠公」、「老鼠媽」本來是老鼠的性別指稱形式, 後泛化為通稱, 還可以進一步發生省略(如「鼠媽」), 而省略形式又可以加上詞尾(如「鼠公嘍」, 「嘍」即「子」字)。可見, 「老鼠」的變異主要是增加詞尾, 帶詞尾的形式占了變異形式的 89%(65/73)。從詞彙的角度說, 增加詞尾只是小異。因此「老鼠」在漢語方言裡的變異程度是相當小的。從圖一可以看到, (乙)、(丙) 兩類變異形式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 其中湖南省尤為突出。

(二) 非「鼠」類詞形

根據表二, 非「鼠」類詞形雖然有 4 大類(B-D) 25 小類, 可是只轄 195 個方言點, 僅占總方言點數的 21%。其地理分佈如圖二所示。圖二只凸顯非「鼠」類詞形, 「鼠」類詞形一律以灰圓點表示。各類詞形都標明所轄方言點數。

1. 「耗」類詞形(兼論「穿簾」)

「耗」類詞形是非「鼠」類詞形中的優勢詞形, 約占非「鼠」類詞形方言點數的 76%。主要分佈在京津、冀北、晉北及其以北地區, 西南地區, 湘南也有一小塊連續分佈區。其他地區只有零星的散點分佈。因此「耗」類詞形的地理分佈特點是在東北和西南存在兩個較大的集中分佈區, 而這兩個分佈區被「鼠」類詞形分佈區從

中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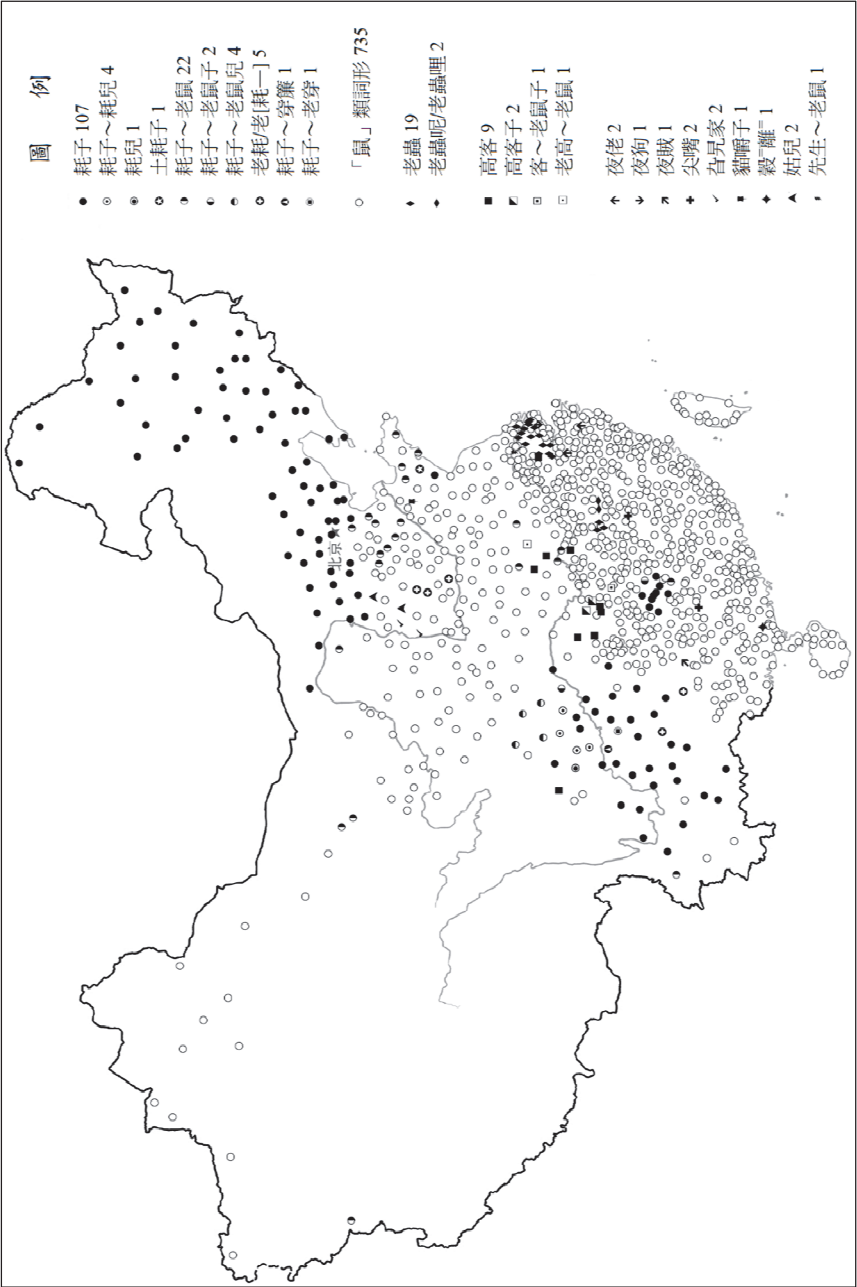
「耗」類詞形的變異很少，「耗子」占了絕對的優勢。有 5 個方言點把「子」尾換成了「兒」尾（其中 4 個點還兼用「耗子」），⁸ 有 1 個點增加了修飾成分（土耗子）。「老耗／老 [耗—]」大概是「老鼠」和「耗子」的截搭形式。⁹ 有 28 個點是「耗子」跟「鼠」類詞形兼用，有 2 個方言點是「耗子」跟「穿」類詞形兼用。「穿」類詞形無論表一還是表二都沒有單獨立類，L034「老穿」、「穿簾」中「穿」、「簾」都用等號表示是同音字，其實這兩個等號都可以不要，其造詞理據是老鼠常常穿簾而過。鍾秀芝（Adam Grainger）（1900: 382）「穿」CH'UAN¹ 字下記有「穿連子 rats.」廖世英修、趙熙纂《榮縣志》山脈弟〔第〕四：

南為山王廟、陟鼠石。俗呼鼠曰「耗子」，又曰「穿簾子」。
川滇之戰，軍牘皆書「穿店子」。

可見鍾秀芝（1900: 382）的「連」當為記音字。「老穿」大概是舊說法「老鼠（子）」和新說法「穿簾（子）」的截搭形式。L034 四川古蘭（古蘭鎮四屏馬井村）說「耗子～老穿」，長寧（萬嶺鎮楠木村）

⁸ L034「耗子」變異為「耗兒」的 5 個方言點都分佈在川東，實際上這種變異的分佈不一定如此局限，例如張弼（1989: 90）所記雲南東北部的永善方言：「耗兒 xao²¹³ər³¹ 老鼠，也叫耗子」。

⁹ 截搭（blending）：過去多稱為 contamination，漢譯為「錯合」。Contamination 來自拉丁語 contāmināre，意思是「使接觸」。錯合現象的例子如本該說 symbol 或 emblem 結果卻因為緊張等因素說成了 symblem（此例引自帕默爾 1983[1936]: 56）。前兩者在英語裡都是象徵、符號的意思，而英語裡本來沒有 symblem 這樣的詞，它是由 symbol 的前一部分和 emblem 的後一部分臨時拼合而成的。錯合式也可稱為 blend, fusion, hybrid, telescoped word, amalgam, portmanteau 等。其中 portmanteau 來自法語，本義為旅行皮箱，因為它是由兩部分拼接而成的，所以也用來比喻由兩個詞各取一部分拼合起來的混成詞。因為「錯合」字面上含有褒貶的色彩，本文採用較為中性的「截搭」（戴維·克里斯特爾 2000[1997]: 42-43）。



圖二：非「鼠」類詞形的地理分佈

說「耗子～穿簾」，榮縣在長寧的西北方向。這三個調查點大體在一條線上，相距都不太遠。按照古蔺縣志編纂委員會（1993: 655），古蔺城關老鼠有以下四種說法：耗子、川簾子（引按：即穿簾子）、老川（引按：即老穿）、地馬兒。按黃尚軍（2002[1996]: 211），渠縣老鼠也叫「老川」（引按：即「老穿」）。

若進一步追究「穿簾子」的來源，則傅崇渠（1987[1909]: 下冊 41）的記錄頗值得注意（《成都通覽·成都之呼物混名》）：

高客 鼠也，又名穿梁子。

傅崇渠是簡陽人，無論成都話還是簡陽話，「簾」「梁」都是不同音的，例如成都話 [nien2]≠[nian2]（王福堂 2013），而傅崇渠卻把當時成都方言裡的「穿簾子」記作「穿梁子」，此非音近附會，而是另有原由。「穿梁子」本乃江湖隱語。李子峰（1990[1940]: 249）：

鼠 穿梁子，尖嘴子

陳國屏（1939[1933]: 259，歸各項切口之「江湖類」）：「穿梁子 老鼠也」。李子峰所編《海底》可謂洪門秘笈。「洪門會發軔於明末清初康熙之際，澎湃於雍正光緒之間，半公開於民國建立之始，在此三個時期之中，據城負隅，反抗清廷，以期完成反清復明之建國使命者，實屬指不勝數。」「洪門之言談隱語，均系有明遺老，博學多能之士，所編制發明者，是以異常溫文典雅，或幽默而別有風致，或積極而滿腔血淚，講仁勸義，灌輸主義，使幫中弟兄於日常言行之間，無時不浸沉於報仇復國，仁義相律之環境內，較諸臥薪嚐膽，出入呼名之辦法為尤切矣。」（李子峰 1990[1940]: 編輯本書之十大要旨）用「穿梁子」來指老鼠可謂是博學多能之士順手拈來之作。楊肇基修、李世昌纂《邯鄲縣志》卷 10 中的一個典型的文學意境（加波浪線的部分）：

解經，醴泉人，宏治間以舉人宰邯鄲，清介絕人。一日歸自郡，道渴，或以瓜獻，因乏直〔值〕乃却〔卻〕瓜，飲水以歸。堂下青草如茵，人吏往來僅通一徑，砌傍棗熟落地，無敢拾者。登其堂肅然若無人，祇見屋鼠穿梁、簷禽啄硯而已。人以是擬之為包孝肅云。其他實政詳見《董傑去思記》中。

從陳國屏（1939[1933]）對「穿梁子」的歸類來看，其使用已不限於洪門。《榮縣志》記載的「穿簾子」、「穿店子」大概反映了「穿梁子」從社會方言轉變為地域方言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異（從「穿梁子」到「穿簾子」或「穿店子」是一個俗化的過程）。《成都通覽》記「穿梁子」不記「穿簾子」，大概就是因為作者考慮到了源與流的關係。這種只重源不重流的記錄方式雖然容易讓人瞭解「穿簾子」的來源，但也容易掩蓋當時成都話已實際發生的變異。

前文提到，唐代新興的「老鼠」奠定了現代漢語老鼠叫法的基礎，而現代漢語方言的「耗」類詞形則跟明代新興的「耗」類詞形有關。明代新興的「耗」類詞形有「鼠耗」、「耗鼠」、「耗蟲」、「夜耗子」、「耗子」等。首先是老鼠義「鼠耗」的出現。「鼠耗」一詞早有，本義是老鼠造成（的）損耗。例如：

- （17）某處田作，橫被鼠災傷損，非可禁止……重請南山白虎將軍吏兵，一合來下，收捕境內羣〔群〕鼠，令還曠野，有穀之地，不得停住……界內某鄉里土地山林孟長、十二溪女、社稷邑君，同為收絕鼠耗，以時靜滅，使五穀豐登，百姓蘇悅……（《赤松子章曆·收鼠災章》）
- （18）禁鼠耗並食蠶法：咒曰——天生萬蟲，鼠最不良。食人五穀，啖人蠶桑。腹白背黑，毛短尾長。跳高三尺，自稱土公之王。今差黃頭奴子三百個，貓兒五千頭，舍上

穴中之鼠，此之妖精，咒之立死，隨禁破滅，伏地不起，急急如律令！（《千金翼方·卷30》）

- (19) 率嗜酒不事，於〔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南史·列傳第二十一》）

以上各例中的「耗」均為損耗義，其中（19）例最能說明問題：家僮載米還宅竟耗太半（即三千石米少了一大半），主人張率問其故則推脫為「雀鼠耗」，張率笑答：「壯哉！雀鼠！」（用今天的流行語翻譯是：厲害了！我的雀鼠！）竟不加追究。後來，「雀鼠耗」成為附加稅之一，也叫「鼠雀耗」或「雀耗」、「鼠耗」。¹⁰ 例如：

- (20) 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始也。（《五代史補·明宗入倉草場》）¹¹
- (21) 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新五代史·漢臣傳》）
- (22) 漢少帝時，王章為簡校太尉、同平章事判三司，專於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雀耗」，百姓苦之。（《冊府元龜·重斂》）
- (23) 江南民田稅石擬合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內

¹⁰ 「耗」作為附加稅的名目唐已有。根據李錦繡（1993）的考證，「唐前期正租及地稅均有加耗」，「腳錢、倉窖、裹束、加耗稅，是為了稅物的運輸、貯存、包裝及損耗而設的。」但附加稅以雀鼠為名起於後唐。宋李觀《獲稻》詩曾對這種繁重的苛捐雜稅進行過辛辣的批判：「鳥鼠滿官倉，于今又租入。」（《直講李先生文集·卷35》）

¹¹ 「倉糧起自始也」四庫全書本作「倉糧加耗，自此始也。」盛險峰（2014）認為「『每石加二斗耗』的『二斗』應為『二升』的訛誤。」

除養贍倉官斗腳一升外，六升與正糧〔糧〕一体〔體〕收貯。（《通制條格·倉庫》）

（24）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元史·食貨一·稅糧》）

（21）（22）兩例所記均為後漢王章的暴斂之事，然「省耗」並非「雀耗」之誤，而是舊稱。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明宗紀》：

天成元年夏四月，……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祇〔只〕納正數，其省耗宜停。

明宗即位後大赦天下，減免賦稅，罷輸「省耗」即其內容之一，可知天成（926）前附加稅已有「省耗」之名。後明宗巡視倉庫，在瞭解了管理人員補償糧食的銷折需「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參看宋陶岳《五代史補·卷2》後唐「明宗入倉草場」條）後，又以「雀鼠耗」之名恢復了附加稅。元、明時附加稅義的「鼠耗」大行，例不多舉。到了明代後期，「鼠耗」開始用來指老鼠，結果就造成了一個有趣的循環：先是稅以鼠名，現在是鼠借稅名。¹² 例如：

（25）都是些吃倉廩的鼠耗，啞膿血的蒼蠅。（《元曲選·陳州糶米·第一折》）

（26）只見一羣鼠耗把些雞子盡行搬運去了。怎麼鼠耗搬得雞子動？原來兩個鼠耗同來，一個仰著睡在廚裡，把個雞子抱在肚上，四個爪兒摟〔摟〕定了；這一個把個嘴兒咬著那個睡的尾巴，逐步的拖也拖將去了。拖來拖去，盡行去了。（《西洋記·第11回》）

（27）你們後面那一千人，原是幾千個鼠耗托生，嚙嚼之罪，

¹² 嚴格說是稅以鼠雀名，「鼠雀耗」省稱為「鼠耗」後再發生鼠借稅名。

應得如此。今番該是變〔變〕蛇，少得清爭。許赴牲錄司托生。（《西洋記·第90回》）

- (28) 只見他到了三更時分，取出十數多個紙剪的鼠耗來，噴上一口水，那些鼠耗一齊活將起來。他又喝聲〔聲〕：「去！」那些鼠耗一湧而去，頃刻之間喝聲〔聲〕：「來！」那些鼠耗一湧而來。這一來不至緊，口裏却都啣得有物，或金或銀，或錢或寶〔寶〕，一齊〔齊〕跌在地上。都喂以果食，又噴上一口水，那些鼠耗依舊是一張紙。（《西洋記·第96回》）

一般認為，《陳州糶米》是元代包公戲的傑作，也是元雜劇優秀劇目之一。不過因為是明人編刻，而元曲中老鼠義的「鼠耗」目前僅發現此例，無法排除是編刻者的改動。因此本文把老鼠義「鼠耗」的出現時間暫定為明代後期。至於是否可上推到元代，尚待進一步研究。

老鼠義的「鼠耗」產生後，很快就有了變異形式「耗鼠」，可能跟指老鼠的「鼠耗」不合一般動物稱謂的造詞規律而且存在歧義有關。例如：

- (29) 魏王問：「怎麼樣的飛鼠？」賈義說：「就是尋常的耗鼠改樣，大得緊，生翅會飛。倉內喫〔吃〕飽了糧米，都飛到河內遊戲，帶水復飛來把米渾身都沾了去作踐在河中。」（《大唐秦王詞話·第9回》）
- (30) 此城中甚多耗鼠，把文書都咬壞了，甚是可惡！（《西湖二集·卷30》）
- (31) 手裏拿了一包銀子，說：「我家耗鼠太多，要贖些蜈蚣、百腳〔腳〕、斷腸草、烏蛇頭、黑蛇尾、陳年乾狗屎、糖霜蜜餞楊梅乾。」（《六十種曲·殺狗記上·第6齣》）

- (32) 〔正末〕你在陽間做些甚麼？〔丑〕小人是賣耗鼠藥的。(《盛明雜劇二集·魚兒佛·第3齣》)

幾乎在同一時間又有了「耗蟲」、「夜耗子」，體現的是一種「去鼠化」的變異，但都保留了「耗」字。¹³ 前者是把詞根「鼠」換成「蟲」（耗鼠→耗蟲），既於古有徵（前引《說文解字》：鼠，穴蟲之總名也），又避免了「鼠」字的直呼。後者是從老鼠的習性出發（於夜晚出動糟蹋東西，即夜耗），並用「子」尾標誌其詞性（鼠耗／耗鼠→夜耗子）。「夜耗子」帶有明顯的口語色彩。例如：

- (33) 鼠子。耗虫。憂竊。(《廣社·上聲》)
(34) 今生不要尋冤業，無奈前生作耗蟲。(《六十種曲·邯鄲記下·第19齣》)
(35) 俗稱鼠為「耗蟲」。(《正字通·鼠部》)
(36) 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著門，應聲高叫道：「王小二，莫听〔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作暗事，吾乃齊〔齊〕天大聖〔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經〕。你這国〔國〕王无〔無〕道，特來借此衣冠，粧〔裝〕扮我師父，一時过〔過〕了城去，

¹³ 「去鼠化」的動因大概就在於鼠借稅名一事。本來老鼠叫「鼠」或「老鼠」一直叫得好好兒的，可是到了明朝後期偏偏要冒出一個「鼠耗」來，大概跟明中期後農民負擔成倍增長有關。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盡〔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大明會典·戶部四》）。「永不起科」奠定了明初六十餘年社會安定、百姓樂業的重要基礎。明中期以後，財政逐漸入不敷出且日趨加深，封建政權遂通過加派田賦來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以解決日益膨脹的軍餉和營造費等（參看楊三壽 2006）。「永不起科」的土地實際上已全部徵收賦稅。鼠借稅名正是在這種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出現的，因此老鼠義的「鼠耗」絕非普通叫法，而是包含了強烈的情緒在裡頭，這就注定了它是一個短命的新詞，即使改為「耗鼠」，也仍然脫不了暗諷朝政的干係，去「鼠」留「耗」大概算是一種折中。

就便送还〔還〕。」(《西遊記·第84回》)

- (37) 人家養個猫〔貓〕兒，專為捕捉耗鼠。若養了那偷懶
〔懶〕猫兒，吃了家主魚腥飯食，只是齁齁〔齁〕打睡
煨灶〔灶〕，隨那夜耗子成精作怪、翻天覆地，要這等
的猫兒何用？(《西湖二集·卷17》)

例(37)前文說「耗鼠」，後文說「夜耗子」，說明兩者只是色彩上的不同。

「耗子」當為「夜耗子」的省略形式。明代任洛等重修《嘉靖遼東志·卷之1》載有「獐子島去城四百里 耗子島城南四百里」，說明省略形式「耗子」明代就已出現，流行於遼寧地區。耗子島在後代的文獻亦有記載：

八叉〔義〕島、獐子島、搭連島並在城東一百七十里 大耗子島、小耗子島並在城東一百八十里(《盛京通志·卷之13》)
獐子島：城東一百七十里。搭連島：城東一百七十里。大耗子島：城東一百八十里。小耗子島：城東一百八十里(《奉天通志·卷83》)

盛京即今瀋陽，為滿清入關前的都城。明代的文獻絕少見到「耗子」，可是到了曹雪芹的《程甲本紅樓夢》程甲本，「耗子」出現24次，「老鼠」僅2次。這種情況顯然跟滿清入關有直接的關聯。說漢語的旗人把「耗子」一詞帶進了北京話，並且很快就取得了通語的身份(「老鼠」也仍然是通語)，而北京周邊地區接受這一說法也勢所必然。這也正是圖二所呈現的局面：晉北——冀北——京津以北是清一色的「耗子」，以南、以西則出現「耗子」「老鼠」的兼用甚至是截搭(老耗／[耗—])，這是兩股語言勢力交匯時常常出現的局面。

「耗子」取得通語身份後就可能出現跳躍式（空降式）的傳播（移民運動也可造成這類傳播）。圖二中的那些散點式分佈應當都跟通語的影響或移民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耗子」在西南地區出現了具有較大地理縱深度的連續分佈。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兩個「耗子」的連續分佈區隔著「老鼠」的分佈區成相望之勢。王莉寧（2012）認為：

「耗」系在黃河以南至秦嶺-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區出現了分佈的斷層，從而呈現出「東北-西南」型遠隔分佈的面貌。從秦嶺-淮河線南也有少量「耗」系分佈的情況看，一種可能的演變途徑是中原地區曾被「耗」系所佔領，晚期來自江淮地區的「老鼠」向北逆流，衝破了「耗」系的連續性分佈並再次擴散至華北平原。

這種假設的困難在於無法得到文獻的印證。例如河南、湖北的地方志罕有「耗」類詞形的蹤跡，¹⁴ 但是卻不乏「老鼠」的記載，例如馮繼照修、袁俊纂《修武縣志·物產》：「鼠俗名老鼠。」可見，如果離開文獻，純粹以現在的地理分佈格局推斷詞彙地理的歷史變化過程，結論常常是不可靠的。

從文獻的反映看，西南地區「耗子」的出現時間比《嘉靖遼東志》晚了近 250 年：

（38）鹽井溝：縣東六里，發源耗子口東，發源耗子口東，北合貓〔貓〕兒洞，又東入木櫃堰，餘波歸小河。（《乾隆蒲江縣志·卷 1》）

¹⁴ 唯張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縣志·物產志》：「鼠：《說文》『鼠，穴蟲之總名』……其傳染黑死病，曰鼠疫。且捐毀器具、倉穀、書籍、衣服，故曰耗子。近世界上常注意捕滅之。」其中的「耗子」當為通語，並非方言說法。

(39) 個舊：在縣西六十里，無洞口，有銀、錫爐房二十座。
凡耗子廠等處礦土皆於此煎煉。設立廠委抽課。| 耗子
廠有銀洞、錫洞。((《蒙自縣志·廠務》))

雖然清代西南地區方志中「耗子」的出現頻次不低，不過主要見於地名、人名（綽號），例如「耗子鋪」、「耗子口」、「耗子岩」、「耗子洞」、「耗子坪」、「耗子沖」、「耗子廠」、「趙耗子」、「萬耗子」、「周白耗子」等。這些地名、人名仿佛從天而降，在西南地區的方志中驟然湧現，顯見是一種他稱，跟滿清對西南地區的征服、管理脫不了干係，當非本地方言的反映。清代西南地區方志中指動物的「耗子」就目前所知僅見於鄧仁垣等修、吳鍾崙等纂《會理州志·風土志物產》有「老鼠俗呼耗子」和佚名纂《續蒙自縣志·雜誌》有「感耗子救負鑛者之生故以名廠」的記載。可以設想，「耗子」的說法先是在西南邊疆的廠礦區流行開來，然後再向周邊地區擴散。清朝前期西南邊疆的開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以銅礦業為中心的雲南採礦業，其發達程度為此前歷史所不能比擬，是 18 世紀以來我國西南邊疆地區在經濟開發方面的第一件大事」（潘向明 1990）。乾嘉時期，滇銅年產量達 1,000 多萬斤，滇銀最多年產量也達 100 多萬兩，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雲南成為全國銅、銀金屬的重要產地。此外，金、鐵、鉛、錫、鋅等礦產也有較大開發（楊壽川 2014: 114）。會理的情況相同，「早在明、清時期，會理礦業空前發達，商業繁榮，多有移民大量遷入」（會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184）。「耗子」一詞大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於西南地區的礦業群體中落地生根的。¹⁵

¹⁵ 下文三（二）3. 討論婉稱時還會談到礦業群體的敬鼠或畏鼠心理。這種心理會導致避「老鼠」而趨「耗子」，因為「耗子」是通語裡的新興形式。一般說來，不熟悉的詞所引發的心理情感往往要弱一些，正如用母語爆粗口很難為情而用外語就比較容易說出口一樣。極端的情況是連「耗子」也不用，而改用「老師」等擬人稱呼。

「耗子」一詞進入西南傳統農業區（四川盆地的核心區）應當是晚清以後的事。李實《蜀語》未談鼠事。張慎儀《蜀方言》卷下：

鼠曰老鼠。《南史·齊宗室傳》：「穎達罵沈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韓子蒼詩：「窮如老鼠穿牛角。」

張永言點校前言云：

《蜀方言》原名《今蜀俚語類錄》，主要收錄見於記載而當代仍然行用的四川方言詞語，一一考其「本字」，注其出處，徵引相當廣博。其見於記載而當代口語中已經不用的古蜀俚語，則著錄於前二書〔引按：指《續方言新校補》、《方言別錄》〕，不入此編。

依照《蜀方言》體例，「老鼠」是今蜀語仍行用的詞語，而其源流可追溯到唐宋。紀國泰（2007: 43）認為：「如果按照輯錄和考釋蜀方言的專著的標準來衡量，《蜀方言》一書是沒有多大學術價值的。」我們認為紀氏對方言詞語的理解偏於狹隘，而且常有以今律古的問題。《蜀方言》「鼠曰老鼠」條紀國泰（2007: 363-364）疏云：

注引《南史》「老鼠」之文，與韓詩「老鼠」之文不同義。前者為偏正短語，「老」謂年歲大，猶言「老狗」，罵人之語也。後者同今語之「老鼠」，「老」為前綴。鼠曰老鼠，虎曰老虎，兔曰兔子，猴曰猴子，是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表現之一。既非方言，更不是蜀方言。

張慎儀徵引文獻的目的是說明蜀方言「老鼠」的來歷，並非說文獻中的「老鼠」是蜀方言。而作疏者大概以為「老鼠」根本就是通語，

而非蜀方言。¹⁶ 我們注意到，紀氏在為《蜀方言》「讀暑若水」條作疏時認為「張說『蜀呼暑為水』不能成立。」但又承認：「今僅有一例為證：蜀人呼老鼠為『老水子』。」「老水子」本字即「老鼠子」，由「老鼠」增「子」尾而成，可見紀氏自己提供的材料恰恰說明「鼠曰老鼠」是恰當的收條，因為當時的蜀語的確稱鼠為「老鼠」，這才有現在的「蜀人呼老鼠為『老水子』」（「蜀呼暑為水」詳見下文討論）。

《蜀方言》為成都茹古書局民國八年（1919）出版之「菱園叢書」九種之一，為張慎儀部分著作的彙刊。全書未提「耗子」（「消損曰耗〔耗〕」條亦不提），當然不能說成都話當時不說「耗子」。下面比較三本時代相近的蜀方言著作（鍾秀芝 1900，傅崇渠 1987 [1909]，唐樞、林皋 1962[1930]）對於「老鼠」和「耗子」兩詞的使用情況（包括構詞，同一詞形的構詞不累計；「老鼠」、「老鼠子」視為一類，「耗子」、「耗兒」視為一類；不加括號的數字表示出現次數，加括號的數字表示頁碼）：

¹⁶ 紀國泰（2007: 364）在「鼠曰老鼠」條的疏證中斷言「老鼠」的說法「既非古言，更不是蜀方言。」這跟紀國泰（2007: 42-43）對《蜀方言》性質的把握有關。紀認為張慎儀「是以《通俗編》為資料寶庫，『就中擇其與今蜀語合者，節附於編』而成《蜀方言》一書，故《蜀方言》所輯錄的詞語，除多為通語詞之外，還有一些便是江、浙入蜀移民所使用的吳、越方言詞語。」這種理解和推論都存在問題。《蜀方言》凡例云：「茲就所知，部別最錄」，故其收詞未必見於《通俗編》；而取材於該書者，乃「其與今蜀語合者」，「節附於編，以便省覽」。

表三：三本蜀方言著作老鼠說法的比較

	老鼠	老鼠構詞	耗子/耗兒	耗子/耗兒構詞
鍾	2:貓兒不吃死 ~,假慈悲(24) ~(593)	2:簷~(395) 地~(593)	4:~啞櫃子(83) ~啃櫃 子(87) ~(422) 龍生龍 風生鳳~生兒會打洞 (343)	1:耗子洞(302)
傅	3:~養兒子 (替貓掙)(下 38) ~上天平 (自稱自)(下 39) 貓兒哭~ (假慈悲)(下 39)	4:地~(上 464;下 347) 檐~(下 347) 黃~(下 347) ~錯(地 名,下 393)	6:~翻牆(上 201) 倒卦 燒紙,嫁與~(下 3) ~ 翻牆:~翻牆過(下 7) ~帶來棒(起了打貓心 腸)(下 37) ~(下 40)	4:~洞(巷名,上 29) 有賣~藥者 (下 350) ~灣(地 名,下 413) 洋耗 陳老么(上 195) ~溝(地名,下 437)
唐	6:家有避鼠貓 ~子往外逃 (132) ~子爬 秤鉤自稱 (328) ~子跟 貓拜年全體 奉送(328) ~ 子帶槌枷棒 起下打貓心 腸(328) ~子 跟貓告哀饒 我多活幾天 (328) 貓兒不 吃死~假推 杯(384)	0	20:一個~死打齷一鍋 湯(7) 不管他黃貓黑貓 咬得到~才是好貓 (22) 丟死耗兒(24) 百個 ~不敢相欺一個貓兒 (289) 老~(327) ~打洞 (330) ~偷葡萄(330) ~ 打雙洞(330) ~不打空 蒼[倉](330) ~過街打 打打(330) ~洞頭找存 糧(330) ~眼睛看一寸 遠(330) ~吃了都要脫 毛(330) ~聞(鑽)牛 角越聞(鑽)越緊 (330) ~再餓慌了也不 敢去偷貓大王的飯吃 (330) ~啃濫鼓(330) 貓 兒哭~假慈悲(384) 貓 見不得~馬見不得道 子(384) 貓若能聞 〔鑽〕鼠洞~就會絕 種(384) 龍養龍鳳養鳳 ~養兒會打洞(463)	0

鍾秀芝是英國傳教士，傅崇渠是簡陽人，下文都還會介紹；唐樞、林皋是遂寧人，生平不詳。三本書的性質也很不相同。因此對於其中的數量對比以及空缺情況都不必較真兒。例如唐樞、林皋（1962[1930]）沒有出現構詞的情況，大概只是語料碰巧沒有，並非方言裡真的沒有。「洋耗陳老么」當為「洋耗兒陳老么」。從三本書的情況看，「老鼠」和「耗子」此消彼長的態勢相當明顯，而「簷老鼠」（蝙蝠）、「地老鼠」（鼯鼠，也指轉輪煙花）、「黃老鼠」（黃鼠狼）¹⁷ 這類詞彙的存在可以說明「耗子」是後起的說法，唐樞、林皋（1962[1930]）屢屢出現的「老鼠子」則無疑在昭示其方言口語的身份（跟通語的「老鼠」不同）。可以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耗子」進入西南傳統農業區、跟「老鼠子」展開激烈競爭並很快佔據優勢的階段。世紀之交時，張慎儀已年過半百，算是老派，何況已聲明《蜀方言》「存什一於千百，掛漏誠所不免」，未能著錄新興的「耗子」並無可怪。

以上是歷史文獻的分析。驗之以方言地理，結論也相同。圖三B是根據L034繪製的西南地區老鼠說法的地理分佈圖，4A則為方言歷史地理的對照。「耗」類詞形的同言線採取從寬的畫法，把「耗子～老鼠（子／兒）」和「老耗」都畫在線內。前者是兼用兩種詞形，後者是「老鼠」和「耗子」的截搭。為了便於地理位置的比較，圖三B也置入歷史文獻中老鼠說成「耗子」的地點，個舊已從蒙自分出，¹⁸ 故分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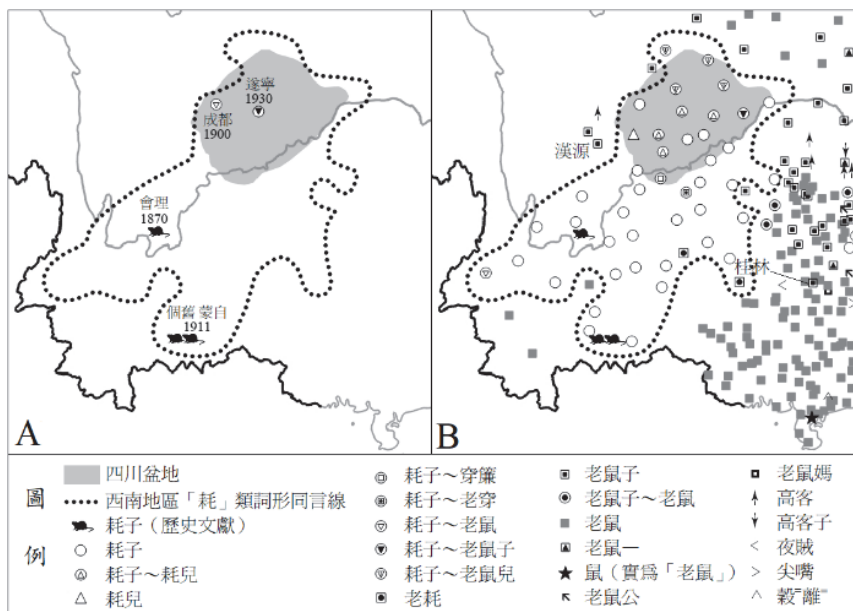
¹⁷ 鍾秀芝（1900: 593）「簷老鼠」釋為：a bat；「地老鼠」釋為：a mole; catharine-wheel fireworks. 傅崇渠（1987[1909]: 下 347）「黃老鼠」未釋義，本文根據甘書龍（1988: 389）「四川黃鼯」所列的別名中有「黃老鼠」而確定其所指。

¹⁸ 個舊為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所轄縣級市，原為蒙自縣五鄉之一，同時也是蒙自十二里中的上六里之一，稱個舊里。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個舊設廠稱「個舊廠」，專收錫、銀課稅。光緒十一年（1885），設個舊廳，建立衙署，專管礦務。民國二年（1913）4月，個舊廳改為個舊縣，隸蒙自道。

圖三 B 如果在漢源和桂林連一條直線，可以把同言線區（「耗」類詞形區）分為南、北兩區。南北兩區有著明顯的不同：（1）南區的詞形相對比較單一。除貴州有兩個點說「老耗」、雲南有一個點「耗子」、「老鼠」兼用外，都是清一色的「耗子」。而北區的詞形就相對複雜。分佈著七種詞形，勢力較大的有「耗子」、「耗子～耗兒」、「耗子～老鼠兒」。北區的「耗子」主要集中分佈在東南，往北只有成都、雲陽兩個點。從東南的「耗子」連續分佈區往北是「耗兒」或「耗兒」、「耗子」的兼用區，再往北是「耗子」、「老鼠兒」的兼用區。（2）南區的線外是「老鼠」分佈區，主要在東邊，南邊也有。北區的線外是「老鼠子」的分佈區，主要分佈在東邊，北邊和西邊也有。（3）歷史文獻中較早出現過「耗子」說法的會理、蒙自、個舊分佈在南區，成都分佈在北區。宣統《續蒙自縣志》跟乾隆《蒙自縣志》只是詳略不同，雖然乾隆志只提到「耗子廠」，沒有出現用「耗子」指老鼠的例子，但宣統志正是在解釋「耗子廠」的來由時出現了用「耗子」指老鼠的例子，因此可以推斷乾隆志時代蒙自即用「耗子」指老鼠，時間可提前到 1791 年，比《會理州志》（1870）還早 80 年。成都目前既找不到更早的「耗子」記載，而且鍾秀芝（1900）同時也有「老鼠」的說法。¹⁹

可見，南區是「耗子」的強勢區，表現為「耗子」一家獨大，其他詞形種類少、方言點少；北區是「耗子」的弱勢區，表現為詞形種類多（七種）、「耗子」的詞形變異以及普遍的跟「老鼠子」、「老鼠兒」等詞形的兼用。顯而易見，「耗子」一詞是從南區往北區擴散的，正如熱能從高溫區傳遞到低溫區一樣。所以北區緊挨南區的東南部分可以出現連續的純「耗子」區，而往北，先是「耗子」變異

¹⁹ 蒙自乾隆志和宣統續志沒有用「老鼠」指耗子的例子，但有「老鼠豆」（眉豆），屬於構詞用法。兩志都有用「鼠」指耗子的例子，屬於轉文用法。「老鼠豆」的存在說明在口語通行「耗子」前，當地也是說「老鼠」的。



圖三：西南地區老鼠的說法

為「耗兒」，然後是「耗子」跟「老鼠兒」兼用。再往北就超越了同音線，為「老鼠子」和「老鼠」的分佈區了。南區的「耗子」出現的時間早，大概是以廠礦區作為傳播源的，北區的「耗子」出現的時間晚，南區為其傳播源。南區原先通行「老鼠」的說法，北區原先通行「老鼠（子）」的說法（不加「子」可能含正式色彩）。對比圖三的 A、B 兩圖，成都原先是「耗子~老鼠」（1900），遂寧原先是「耗子／兒~老鼠子」（1930），現在分別是「耗子」、「耗子~耗兒」，「耗子」替換「老鼠（子）」是不爭的事實。不止如此，其後北區中部發生的「-子→-兒」變異似乎也有往北擴散的勢頭，²⁰ 若干方言的「老鼠子」已經變成了「老鼠兒」。更細緻的調查或許會揭示

²⁰ 按前文的介紹，《蜀韻》（1930）已有「耗兒」的說法，《成都通覽》（1987：上冊 195）裡的「洋耗」可能也是「洋耗兒」。樂山市中區童家鎮白果灘村（在成都南邊 140 公里左右處）「耗兒」已成為通用詞形。

「老鼠子→耗子」、「-子→-兒」這先後兩股變異勢力共同作用於北區北部所造成的複雜結果。以青川為例。青川是同言線區西北端說「耗子～老鼠兒」的方言，可是根據武小軍（2007），青川使用的詞形有：

耗子（6次）：耗子 hao41 zi52 老鼠（頁 29） | 狗咬耗子——多管閒事（頁 151） | 鐵桅杆上的耗子——沒得抓拿（頁 154） | 耗子拖秤砣——心有餘而力不足（頁 156） | 只有貓兒追耗子，哪有女人追男人（頁 191） | 耗子跳進面桶裡，一天歡喜一天愁（頁 201）

老鼠（5次）：小暑大暑，泡死老鼠（頁 81） | 一顆老鼠屎，帶壞一鍋飯（頁 83） | 老鼠爬秤鈞——自稱（頁 147） |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頁 151） | 老鼠鑽風箱——兩頭受氣（頁 151）

老鼠子（3次）：老鼠子鑽字紙簍——咬文嚼字（頁 152） | 老鼠子出洞——東張西望（頁 154） | 老鼠子拖掀盤——大頭在後面（頁 156）

耗兒（1次）：一個耗兒一個頭，兩隻眼睛明糾糾。四個腳板朝前走，一個尾巴在後頭。（頁 172）

如果再加上 L034 的「老鼠兒」，青川多達五種詞形，從武小軍（2007: 29）詞彙表只收錄「耗子」一種詞形來看，說明它大概是目前最通用的詞形，「老鼠（子）」主要保留在熟語裡，「耗兒」可能最為口語化，但頻度比「耗子」低。「老鼠兒」的用法不清楚。

圖三 B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雲南的首府昆明說「老鼠」，而重慶、成都、貴陽都說「耗子」。L034 昆明調查的是盤龍區，離老城區不遠。據陳章太、李行健（1996：四 3700），昆明老鼠的說法為「老鼠」[lɔ3 tɕʰu3] 和「耗子」[xɔ5 tsɿ3]。據張華文、毛玉玲（1997），

昆明老鼠的說法為「耗子」[xɔ²¹² tsɿ⁵³] 和「耗耗」[xɔ²¹² xɔ²¹²⁻⁴⁴] 兒語（頁 243），未收「老鼠」，不過有「老鼠豆」[lɔ⁵³ tɕ^hu⁵³ tɔu²¹²] 飯豆（眉豆）、「老鼠屎」[lɔ⁵³ tɕ^hu⁵³ ʂɿ⁵³] 喻害群之馬、「老鼠藥」[lɔ⁵³ tɕ^hu⁵³ io³¹]（頁 324）。趙漢興（2007）的調查尤其值得注意：

（昆明話）將「鼠 shǔ」讀成「杵 chǔ」（頁 8）

鼠醬—杵 niɛ2（頁 28）

鼠目寸光—杵模存光（頁 68）

老鼠—嘮蠹（頁 72）

趙漢興非語言學專業人員，也非昆明人，但高中、大學時代均在昆明度過，在麗江、怒江和大理工作 18 年之後，又於 1984 年回到昆明至今。他「利用工休時間，反復深入到安寧、官渡、呈貢、晉寧和西山區的農民鄉親中間，聽他們發音，仔細記下了每個語彙的音節」（見趙漢興 2007 後記），並將搜集到的語料整理成書。書中跟「鼠」字有關的四條語料，前三條反映昆明話「鼠」和「杵」同音，第四條反映昆明話老鼠的發音跟國語的「嘮蠹」lào chù 相似。書裡沒有提到「耗子」。大體可以說，「老鼠」是昆明話原來的說法，「耗子」的說法傳入後很快就成了優勢詞形，但新老派差異和城鄉差異仍然值得注意。L034 大概只反映了老派的說法。

2. 「蠹」類詞形

「蠹」類詞形只有「老蠹」和帶詞尾的「老蠹呢／老蠹哩」，僅轄 21 個方言點，主要分佈在蘇南、上海、浙北，江西也有若干點（安義、新建、南昌縣、餘干、萬年）。

「老蠹」的說法大概是「老鼠」和「耗蠹」的截搭形式。在唐宋以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老鼠」應為通語和方言的共同說法，明代出現「耗蠹」的說法後，可以設想以蘇州為中心的部分吳語以及以南昌縣為中心的部分贛語試圖接受這種新的說法，結果產生了

新舊詞形的截搭。姑蘇一帶的這種截搭現象明代就已完成。據江盈科《江盈科集·雪濤閣集·卷14》「鼠技虎名」載：²¹

楚人謂虎為「老蟲」，姑蘇人謂鼠為「老蟲。」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閤童答曰：「老蟲。」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蟲？」童謂吳俗相傳爾耳。

嗟嗟，鼠冒老蟲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徐而思之，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群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于老蟲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于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余按唐小史有云：「大蟲，老鼠，同列十二時神。」則吳人呼鼠為老蟲原誤。

江盈科是湖廣常德府桃源縣人，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三月進士及第後，曾為長洲令六年（參看黃仁生 2008）。長洲即今蘇州市吳中區（原吳縣，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析吳縣東部分置長洲縣，二縣同城而治，均為蘇州所轄）。婁東即今太倉，因位於婁水以東故名。L034 蘇州、太倉老鼠都說「老蟲」。說明姑蘇一帶呼鼠為「老蟲」，萬曆年間已如此。江盈科的記載彌足珍貴，至於「吳人呼鼠為老蟲原誤」則不必當真，因為此「老蟲」非彼「老蟲」。指老虎

²¹ 明末刊刻的《雪濤諧史·雪濤小說》中的「鼠技虎名」，除刪「徐而思之」及「余按」以下文字、「夫至於挾鼠技」作「夫至於挾鼠挾」、「天下事不可大憂耶」作「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其餘文字完全相同。

的「老蟲」大概是「老虎」和「大蟲」的截搭（擬另文討論）。

綜上所述，明代產生的指老鼠的「耗蟲」並沒有在現代漢語方言裡消失無蹤，只是換了一副面孔，即跟「老鼠」交錯而新生出「老蟲」。與吳語和贛語「老蟲（呢／哩）」類似的截搭現象也見於南北兩個「耗」類詞形分佈區的邊緣，即山西的襄垣、長子，河南的獲嘉，貴州的安順、荔波。它們大體都位於「老鼠」和「耗子」的接觸地區，老鼠的說法採用的是截搭詞形「老耗／老〔耗—〕」。

3. 「客」類詞形和「其他」類詞形

「客」類詞形只有 13 個方言點，分佈也不甚集中：湘北及鄂西南 7、鄂東及豫東南 4、川中 1、皖東南 1。原型大概是「高客」，加上「子」尾就成為「高客子」，省略「高」就成為「客」。²² 至於「老高」，大概是「老鼠」和「高客」的截搭形式。老鼠善於爬牆走梁，謂之「高客」可謂名至實歸。王莉寧（2012）對「高客」類詞形有很好的分析：

應山、紅安說「老鼠」、「高客」；長沙、雙峰說「老鼠子」、「高客子」；羅田、金堂、彭山為「耗子」、「高客」兩說。在以上地點裡，「高客」、「高客子」均為婉稱。可見，這類說法的出現與人們害怕、避諱害蟲的心理有關。

L034 河南商城「老高」、「老鼠」兼用，湖南望城「客」、「老鼠子」兼用，情形正如應山、紅安、羅田、金堂、彭山等地一樣。

「其他」類詞形屬於雜類，總共只有 13 個方言點。下面略作說明（詞形後的數字表示方言點數）。

（1）「夜佬 2」、「夜狗 1」、「夜賊 1」是根據老鼠晝伏夜出的特

²² 湖南北部有三個點說「高客」，兩個點說「高客子」，一個點說「客～老鼠子」，「客」雖然未跟「高客（子）」連成一片，但相距不遠，因此看成是「高客」的一種變異形式比較妥當。

點取的叫名，「佬」、「狗」、「賊」則反映了不同地區的認知角度和造詞心理。

(2)「尖嘴 2」、「晝兒家 2」、「貓覺子 1」是根據老鼠的不同特點取的叫名：「尖嘴」立足於外形特徵，「晝兒家」立足於藏身陰暗的角落，「貓覺子」立足於貓捕食的對象（「貓覺子」即「貓嚼子」），都屬於方言創新。

(3)「穀離 1」詞源不明。

(4)「孤兒 2」、「先生～老鼠 1」是擬人稱呼。

「孤兒」即「姑兒」。L034 只有忻州忻府區豆羅鎮高鋪村、平遙寧固鎮岳封村兩個點，都在山西。溫端政（1985: 87）所記忻州城區話老鼠叫「姑兒」[kuər³¹³]或「耗子」[xɔ⁵³·tə]。侯精一（1982: 57）所記平遙城裡話老鼠叫「孤*兒」[ku³¹zɿ²³]，「孤」是同音字；侯精一（1995: 72）改記為「姑兒」[ku¹³⁻³¹zɿ¹³⁻³⁵]，也很難看成是本字。老鼠採用「姑」類說法的山西方言還有一些，例如：定襄叫「姑子」[ku²¹⁴tə²²]（陳茂山 1995: 40），²³ 臨縣叫「姑兒（家）」[kur²⁴(tɕiə²⁴⁴)]²⁴（李小平 1991: 40）；文水叫「（毛）姑兒」[(mau²²)ku²²⁻¹¹e²²⁻³⁵]（胡雙寶 1988: 72）。介休的「□兒」[kur⁵⁴⁵]（□表示有音無字）本字也是「姑兒」，聲調不合規律跟部分親屬稱謂的高升變調有關，例如：爹知母平聲 [tiE⁵⁴⁵] 父親 | 娘泥母平聲 [ɲia⁵⁴⁵] | 哥兒母平聲 [kə⁵⁴⁵]（張益梅 1991: 42, 44）。²⁵ 汾西的「老穀」[lao³³·kβ]（喬全生 1990: 31；喬全生、程麗萍 2009: 190）本字為「老姑」，是「老鼠」和「姑」類說法的截搭形式。²⁶

²³ 古清平、清上、次濁上字定襄今調相同。

²⁴ 臨縣老鼠有多種叫法（李小平 1991: 40）：晝兒家 [kə²⁴⁻²¹lA⁵³tɕiə²⁴⁴]、姑*兒 [kur²⁴]、姑*兒家 [kur²⁴tɕiə²⁴⁴]、為*家家 [uer⁴⁴tɕiA²⁴⁻²¹tɕiə²⁴⁴]。

²⁵ 「□、爹、娘、哥」的音標大 5 為拙文增加的，表示調類，小數字為原文的調值。此寫法為標示各字的調值所屬的調類，以方便判斷語音規律。

²⁶ 魏朝張揖的《廣雅》匯釋獸鼠屬有「鼯」，隋代曹憲音「谷」。清代吳任臣的《字彙補》亥

老鼠的擬人稱呼源於人們的忌諱或敬畏心理。例如大興安嶺地區早年淘金的忌諱用語中就涉及到老鼠（侯偉 2012: 46）：

在礦裡或在採金的地點，碰上老鼠不能說「耗子」、「老鼠」，因為，採金工人天天打洞，取土、取沙子，特別是冬天要在凍層下面倒土掏洞子，而老鼠每天也都是打洞、送土，彼此幹的都是一樣的活兒，都在一個洞裡，是同一家，因此，要把老鼠叫「媳婦」。

類似的記載還可以參看《嘉蔭縣志》（范德昌 1988: 613）等。有些廠礦區對老鼠敬若上賓則跟老鼠救助礦難者的傳說有關：

個舊耗子廠者，因下硐者硐覆壓硐中，口鼻處微有空氣，又有耗子以食食之，後有採礦者復經其地，見其未死，因取其出。感耗子救負礦者之生，故以名廠。即今走廠人相傳無不優待耗子。廠地固然，個舊亦多而肆矣。（《續蒙自縣志·卷12》）

據黃尚軍（2002[1996]: 211），四川敘永、古藺一帶的礦工稱老鼠為「老師」，內江、威遠一帶的礦工稱老鼠為「老師傅」，都反映了礦工們對老鼠這種生靈的敬畏。

老鼠的擬人稱呼往往是婉稱或某種社會方言，但隨著使用範圍的擴大，就有可能成為地域方言裡的通稱。請注意對老鼠採用擬人

集鼠部：「鼯，《廣雅》。與鼯同。」《重修玉篇》鼠部：「鼯，公祿切，鼯鼠也。」《鉅宋廣韻》入聲屋韻古祿切：「鼯，鼠也。」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獸部獸之三「鼯鼠」條釋名：「黃鼠狼、鼯鼠、鼯鼠、地猴。」即「鼯鼠」為鼯鼠別名之一，「鼯」又作「鼯」、「鼯」，為古入聲屋韻字。山西鼠義的 ku1（忻州、平遙、定襄、臨縣、文水）或 ku5（介休）都可以用古清平來源說通，都不讀入聲。因此從方言比較的立場看，汾西輕讀的 ·kβ 本字自然也不是古祿切的「鼯」。把這些方言的 ku1、ku5、·kβ 視為擬人性的諱稱（即「姑」字）應當是最妥當的處理。

性的諱稱並非漢語獨有的現象。例如日本長野縣的飯田地區、九州部分地區以及東北地區各地的方言把老鼠叫做「お嫁さん」、「嫁女」（新娘、媳婦兒）之類的，沖繩叫做「ヤンカナ」（我家的情人）。1958年（昭和33年）年甚至還因為老鼠的諱稱「お嫁さん」發生過悲劇：一位女子從四國渡過瀨戶內海嫁到岡山縣山裡，婚後八月的某一天獨自在家，鎮上管事兒的老太太上門分發滅鼠用的砒霜糕糰兒，說「請把這個給府上的新娘（吃）」（これをお宅のおよめさんにどうぞ），這位新媳婦兒誤以為「およめさん」（即「お嫁さん」）是指自己，結果吃下糕糰兒中毒身亡，釀成了一起「方言殺人事件」（參看計綱 2000: 38-39）。

四、結語

方言詞彙的研究首重詞源的確定。在確定詞源的基礎上才能恰當地進行詞形的分類和解釋性地圖的繪製。漢語方言各自的語音演變常常會造成一些詞同源而異貌的局面。由於音變的種類很多，帶來的差異也非常複雜。下面以若干 L034 沒有反映的老鼠的說法為例：²⁷

河南濟源：老出 [lau⁵³ tɕhu²³³]（也說老鼠 [lau⁵³ ʂu⁵³⁻¹³]；據賀巍 1981）

上海南匯周浦：老司（據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 二 1645）

浙江寧波：老支（據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 二 1642）

四川漢源：老水子 [nau3 suci3 tsɿ3]（據許寶華、宮田一郎

²⁷ 下舉說法在 L034 裡沒有得到反映的原因主要有兩個：（1）L034 未設調查點，例如河南濟源；（2）L034 已採用恰當的本字，例如四川漢源。重慶雲陽 L034 歸「耗子」類，調查的是鳳鳴鎮鳳鳴村，大概跟楊月蓉（2012）的調查點不同。當然，即使 L034 增設了相關的調查點，如果採用了恰當的本字，也不會出現各種稀奇古怪的詞形。

1999: 二 1671) ²⁸

重慶黔江：老許子 [lau⁵³ ɕy⁵³ tsɿ⁵³] (據楊月蓉 2012: 176)

重慶酆都：老徐子 [lau⁴² ɕy¹² tsɿ⁴²] (據楊月蓉 2012: 176)

重慶雲陽：老鬚子 [lau⁴² ɕy⁵⁵ tsɿ⁴²] (據楊月蓉 2012: 176)

以上各種說法的本字其實就是「老鼠(子)」。「鼠」字官話讀 [tɕʰu] 的方言頗有一些，例如：南京、安慶、阜陽 [lɔ3 tɕʰu3] | 連雲港 [lɔ3 ·tɕʰu] (陳章太、李行健 1996: 四 3700)。濟源只是發生了「舒聲促化」現象而已(舒聲促化現象可參看馬文忠 1985、鄭張尚芳 1990)，所以「老鼠」就成了「老出」。

「鼠」字一些方言已轉成開口韻，例如：寶雞「老鼠」[lɔ3 ·ɕɿ] (陳章太、李行健 1996: 四 3700) | 清流(長校江坊)「老鼠」[lɔ3 ɕɿ3] (江坊「鼠」「始」同音，筆者自己的調查)。對於知莊章組讀如精組的方言來說，「鼠」會讀成近似「司」一類的音(其中或存在竄調或連讀變調的問題)。²⁹ 因此上海南匯周浦的「老司」本字也是「老鼠」。游汝傑(2013: 第三、四卷 50)徑寫本字，例如「水老鼠」(一種生活在水邊的老鼠)：松江、浦東、南匯、金山(新派)、青浦 [sɿ⁴⁴⁻³³ lɔ¹³⁻⁵⁵ sɿ⁴⁴⁻²¹]。

寧波的「老支」也是「老鼠」。學者們大概都不覺得其中有本字問題，所以朱彰年等(1996)、崔山佳(2007)老鼠都不出條。不過朱彰年等(1996: 467)收了「蝙蝠老鼠」[pi⁵³ foʔ⁵⁵ lɔ¹¹² tsɿ⁴⁴⁵] (蝙蝠)。收詞比較注意系統性的湯珍珠等(1997: 80)則有：

²⁸ 可參考漢源縣志編纂委員會(1994: 829)和陳章太、李行健(1996: 四 3700)。

²⁹ 方以智《通雅·卷2》：「鼠有施聲。《史記·灌夫傳》：『首鼠兩端。』《後漢書·鄧訓傳》：『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西羌傳》亦云：『首施兩端。』按古已呼鼠為施矣。今吳中呼水為矢，建昌人呼水為暑，即此可推古鼠施之通聲。」方言「鼠」讀「始/司」音大概多為晚期音變所致，跟方以智所說的「鼠有施聲」未必有關係，錄此備查而已。

【老鼠】 $l\sigma^{213-23} ts_1^{35-31}$ 鼠的通稱，一般指家鼠。「鼠」讀 ts_1^{35} ，聲韻特殊，限於本條及「黃鼠狼」等條

寧波話「支」字讀 $[ts_1^{53}/ts_1^{53}]$ (湯珍珠等 1997: 1, 7)，因此把指老鼠的 $[l\sigma^{213-23} ts_1^{35-31}]$ 記為「老支」並不十分準確，「支」只能算音近字。寧波方言陰上、陽上的調值朱彰年等 (1996)、湯珍珠等 (1997) 分別記作 445、112 和 35、213。按照湯珍珠等 (1997)，寧波話「鼠」有 $[ts_1^{35}]$ 和 $[ts^{h_1}q^{35}]$ 兩個讀音，前者用於「老鼠」、「水老鼠」、「黃鼠狼」、「蝙蝠老鼠」等詞，後者用於「田鼠」、「灰鼠」等詞。兩個讀音大概是白讀和文讀的區別。白讀音 $[ts_1^{35}]$ 的前身即 $[ts^{h_1}q^{35}]$ ，屬於送氣成分的失落，是詞彙性的偶發音變。至於韻母，寧波方言古遇攝合口三等少數口語用字已經轉成開口，例如「煮」 $[ts_1^{35}]$ 、「梳」 $[s_1^{35}]$ 、「鋤頭」 $[z_1^{24-22} d\ae y^{24-53}]$ (湯珍珠等 1997: 2, 4, 5)。陸禮遜 (1876: 381)「老鼠」的讀音記為 $lao'-ts'$ ，「鼠」還是送氣的 $*ts^{h_1}$ ，說明寧波話「鼠」字白讀音送氣成分的丟失是相當晚近的事。穆麟德 (1901: 4)「鼠」字歸 $C'ü$ ，大概是 $*t_1^{h_1}q$ ，當為文讀音 $[ts^{h_1}q^{35}]$ 的前身。

「老水子」本字即「老鼠子」。據黃尚軍 (2002[1996]: 211)，四川老鼠叫「老水子」的方言有名山、邛崃、北川、巴中、漢源、都江堰、崇州、郫縣、彭山。據楊月蓉 (2012: 176)，重慶老鼠叫「老水子」的方言有彭水、秀山 (秀山也叫「老許子」)。陳章太、李行健 (1996: 四 3700-3701) 漢源「老鼠子」 $[nau3\ suci3* ts_13]$ 老鼠「鼠」字的標音加星號表示讀音特殊，達縣「山／野老鼠」 $[san1/ie3\ nau3\ suci3*]$ 田鼠「鼠」字的標音也加星號表示讀音特殊，不過該書漢源、達縣的同音字表 $[suci3]$ 音節都沒有收「鼠」字 (只見於 $[su3]$ 音節)。張慎儀《蜀方言》卷下：

讀暑若水。《通雅》：建昌人呼水為暑。按：今蜀呼暑為水。

「暑」「鼠」「黍」三字中古音相同（《鉅宋廣韻》上聲語韻舒呂切），蜀語既然讀暑若水，則同地位的「鼠」讀若水也就不奇怪了。按照鍾秀芝（1900）的記錄，西部官話「鼠」「黍」「水」同音，都讀 SHUE³，其中「鼠」「黍」兩字 SHU³ SHUE³ 兩讀；而「暑」字則只讀 SHU³。張慎儀是成都人。鍾秀芝為英國傳教士，生平不詳。鍾秀芝（1900）沒有明確說「西部官話」（Western Mandarin）具體是什麼方言。甄尚靈（1988）提到：

《西蜀方言》作者生平，從文獻中未能詳考，但從四川基督教內地會牧師陳以誠先生（1988 年八十四歲，住成都市水碾河）處瞭解到一些情況。內地會最初來四川傳教，東經萬縣到重慶，北經廣元到成都，然後集中力量於成都，兼及大邑、邛崃、蒲江、彭山、樂山、犍為、峨眉諸縣。《西蜀方言》一書陳先生年幼時見過，知道是當時西方傳教士學習漢語用的。作者 Adam Grainger 的中文名字叫鍾秀芝（書中未見），英國人，1889 年到中國，長期居住在成都金馬街三十七號，1904 年創辦「聖經學堂」，1921 年在成都去世。陳先生的父親是內地會神職人員，與鍾氏共事多年，其他與鍾氏共事的也都是成都人。

因此甄尚靈（1988）認為鍾秀芝（1900）記的就是當時的成都話。試比較：

表四：成都話古遇合三今讀的層次

	鍾秀芝（1900）	張慎儀（1919）	王福堂（2013）
暑遇合三語	SHU ³	今蜀呼暑為水	su3
鼠遇合三語	SHU ³ , SHUE ³	——	su3 文, suci3 白
黍遇合三語	SHU ³ , SHUE ³	——	su3

絮遇合三禦	SÜ ⁴ , SUE ⁴	——	ɕy ⁵ 文, suci ⁵ 白
屢遇合三遇	LUE ³	——	nuei ³
水止合三旨	SHUE ³	今蜀呼暑為水	suei ³

張慎儀（1919）僅僅是確定了「暑」「水」的同音關係，其餘四字未論。鍾秀芝（1900）六個字都有記錄，五個遇攝合口三等字分三種情況：（1）歸 U 韻（暑）；（2）歸 U/Ü 韻和 UE 韻（鼠、黍、絮）；（3）歸 UE 韻（屢）。王福堂（2013）跟鍾秀芝（1900）的不同在於「鼠」「黍」也歸 u 韻。可見，成都話遇攝合口三等有一個與「水」同韻的層次，這個層次最晚在 19 世紀末已經開始出現流失現象（「暑」讀 SHU³，「鼠」「黍」則 SHU³ SHUE³ 兩讀）。今天的成都話「暑」「鼠」「黍」三字都只讀 [su³]，不過「絮」「屢」兩字仍跟鍾秀芝（1900）的記錄對應。張慎儀「今蜀呼暑為水」大概只是記錄語言事實，而鍾秀芝（1900）「黍」「鼠」有 SHUE³ 音可證張慎儀所言非虛。事實上成都話「鼠」字尚存白讀音 [suei³]，正跟「水」字同音：

黃水貓兒 huáng suǐ mēr [xuaŋ²¹ suci⁵³ mər⁵⁵] 黃鼠狼。（羅韻希等 1987: 96）

【黃鼠狼】xuaŋ²¹ su⁵³ naŋ²¹ = 【黃水貓兒】xuaŋ²¹ suci⁵³ mər⁵⁵
哺乳動物，身體細長，四肢短，尾蓬鬆，背部棕灰色，晝伏夜出，是一種毛皮獸，尾毛可制毛筆：△～給鷄拜年——沒安好心||老年人和農村人多說「黃水貓兒」（梁德曼、黃尚軍 1998: 361）

「黃水貓兒」本字即「黃鼠貓兒」。甘書龍（1988: 389）「四川黃鼬」所列的別名有「黃鼠狼、黃狼、黃老鼠、黃鼠貓」，用的正是本字。鍾秀芝（1900）記錄的叫法有兩個：尾子（頁 152）、黃鼠貂（頁

490)。「尾子」突出的是其尾巴的作用(尾毛可制毛筆)。「黃鼠貂」突出的是黃鼠狼和貂同為鼬科、鼬亞科動物的相似性,其發音大概也是「黃水貂」(即鍾秀芝記的 SHUE³ 音)。「黃鼠貓兒」突出的是與貓齊名的捕鼠能力(黃鼠狼主要以各種鼠類和昆蟲為食)。一百來年的時間,成都黃鼠狼的叫法經歷了如下的變化:黃鼠音水貂/尾子→黃鼠音水貓兒老派/黃鼠音 [su3] 狼新派。紀國泰(2007: 465-466)認為張慎儀「讀暑若水」並非記錄蜀語,說蜀人「呼暑為水」太缺乏證據:

蜀人「呼暑為水」,今僅有一例為證:蜀人呼老鼠為「老水子」。「暑」、「鼠」同音,鼠既讀曰「水」,類推之,似乎「呼暑為水」可以成立。但是,除呼「老水子」之外,蜀人絕不呼「老鼠」為「老水」。可見,鼠之音「水」,與後面的「子」有關。張氏距今不到百年,蜀方言的變化不至於有如此懸殊。援「孤證不立」之例,張說「今蜀呼暑為水」不能成立。

紀氏承認今蜀人呼老鼠為「老水子」是支持蜀人「呼暑為水」的,但僅僅是孤證,而且「老鼠」絕不稱「老水」,可見鼠之音「水」與後面的「子」有關,因此「呼暑為水」能成立。「鼠」如何因後字「子」而獲得「水」音,紀氏沒有清楚的交代。事實上語言的變化有時比我們想像的要快得多,張慎儀「今蜀呼暑為水」當為其時蜀語之實錄,紀氏的批評完全不能成立。請看以下六種地方志的記載:

黃水狼食雞(《青神縣志·物產志》)

黍俗謂之水子,蓋方音讀黍如水,若老鼠亦稱老水也。北方謂之穀子。(《增修西陽直隸州總志·物產志》)

黃鼠狼俗名黃水貓。古名鼯鼠。色丹黃,身大尾大。毫可作筆。楊升菴〔庵〕

以為沙鼠 | 黍俗名水子(《簡陽縣志·卷19》)

水子黍也。雖產不多（《名山縣新志·物產》）

黃鼠狼俗名黃水貓。水鼠聲轉。古名鼯鼠。色丹黃，身小尾大，毫可作筆。楊升菴〔庵〕以為沙鼠（《萬源縣志·食貨門物產》）

妄自尊大曰老鼠子爬稱鉤鼠讀若水 盜賊出必有獲曰老鼠同上
子不打空讀若控倉（《長壽縣志·卷4》）

「黃水狼」本字即「黃鼠狼」。「水子」本字即「黍子」。《增修酉陽直隸州總志》特別說明讀黍如水正如老鼠叫「老水」一樣。「老水」一詞的存在可以說明「老水子」實乃其衍生形式（增生詞尾）。《簡陽縣志》只說黃鼠狼俗名「黃水貓」，《萬源縣志》則進一步點明「水」乃「鼠」聲之轉。《簡陽縣志》和《萬源縣志》都提到「楊升菴〔庵〕以為沙鼠」，需要稍加說明。《升菴全集·卷81》「沙鼠」條：「沙鼠，今之黃鼠也。」下面再羅列六種記錄了「黍曰水子（米）」的地方志：

黃樂之修、鄭珍纂《道光遵義府志·農桑》

莊定域修、支承祐纂《光緒彭水縣志·物產志》

瞿鴻錫修、賀緒蕃纂《平越直隸州志·農桑》

陳矩纂《都勻縣志稿·農桑物產》

毛肇顯纂《餘慶縣志·第十一經業》

劉鐘蔭修、周恭壽纂《麻江縣志·農利物產》

「鼠」讀「水」的詞彙分佈範圍各方言往往不同，³⁰ 下面對比三個現代四川方言：

³⁰ 用字照錄原文，標音格式則有調整，「水」字收的是單字音，都註明原書頁碼。

表五：瀘州、彭州、邛崃「鼠」讀「水」的詞彙分佈範圍比較³¹

	瀘州（李國正 1997）	彭州（楊紹林 2005）	邛崃（油榨；崔榮昌 2010）
老鼠	耗子 xau5 tsɿ3/耗嘰嘰 xau5 tɕi1 tɕi1 耗嘰貓兒 xau5 tɕi1 mər1 頁 221	耗子 xau ²¹³⁻¹³ tsɿ ⁵³⁻²¹ 頁 106 老水子 nau ⁵³ suci ⁵³ tsɿ ⁵³⁻²¹ 頁 106	老鼠子 lau ⁵³ suci ⁵³ tsɿ ⁵³ /耗子 xau ¹³ tsɿ ⁵³ 197/棒客 paŋ ¹³⁻³¹ kʰæʔ ³³ 頁 198
小老鼠	小耗兒 ɕiau3 xau5 ər2 頁 204	——	——
小白鼠	洋耗兒 iaŋ2 xau5 ər2 頁 227	——	——
鼯鼠	——	地老鼠兒 ti ²¹³⁻¹³ nau ⁵³ sur ⁵³ 頁 107	地老鼠 ti ¹³ lau ⁵³ suci ⁵³ 頁 198
蝙蝠	偷檐老鼠兒 tʰəu1 iaŋ2 nau3 sər3 頁 164	檐老鼠兒 iaŋ ²¹⁻¹³ nau ⁵³ sur ⁵³ 頁 107	簷老鼠 iaŋ ²¹⁻¹² lau ⁵³ suci ⁵³ 頁 196
黃鼠狼	黃水溜兒 xuaŋ2 suci3 niər1 頁 219	黃水佬兒 xuaŋ ²¹ suci ⁵³⁻²¹ naur ⁵³⁻⁵⁵ 頁 108	黃鼠狼 xuaŋ ²¹ suci ⁵³ laŋ ²¹⁻⁵⁵ 頁 197
水	水 suci3 頁 127	水 suci ⁵³ 頁 46	水 suci ⁵³ 頁 85

按照前文三（二）1. 的討論，西南地區曾經發生過「耗子」替換「老鼠（子）」的過程，不過有的方言至今還維持著「鼠」類詞形和「耗」類詞形競爭的局面（如彭州、邛崃），³² 即便像瀘州這種「耗」類詞形已經排擠了「鼠」類詞形的方言，也仍然可以在構詞層面看到「老鼠」，例如「偷檐老鼠」（應為「偷鹽老鼠」，為「檐老鼠」的俗詞源化）。當然新詞兒不會再用「老鼠」（例如「洋耗兒」）。讀若「水」的「鼠」字，瀘州只見於「黃水溜兒」（即「黃鼠溜兒」），彭州見於「老水子」（即「老鼠子」）和「黃水佬兒」（即「黃鼠老兒」），邛崃（油榨）則見於所有含「鼠」字的詞，而且作者已採用本字。邛崃

³¹ 楊紹林（2005）用的是拼音字母，本文根據其音系轉寫成國際音標，屬於變調調值的都酌加本調調值。

³² 如果「鼠」讀 [su3] 類音，則不排除「鼠」類詞形是晚近受權威官話的影響而重新出現的說法。

（油榨）「鼠」只讀 [suci3]，「黍」只讀 [su3]，「暑」則 [suci3][su3] 兩讀，[suci3] 只見於「小暑」一詞。可見邛崃（油榨）「鼠」「暑」「黍」的文白格局跟鍾秀芝（1900）所記的成都話又有所不同。

綜合前文所提到的歷史文獻材料以及表四補充的現代方言材料，³³ 可以在 L034 和圖三 B 的基礎上繪製如圖四所示的西南地區的語言變遷示意圖。

圖四的方言點分為兩類：一類是 L034 裡的，但只保留「老鼠子／一」及其跟「耗子」兼用的方言點，除漢源、桂林外都不標地名；另一類是歷史文獻材料和表四補充的現代方言材料，都按照對於四項特徵的反應用不同的圓圈符號標示，同時標出地名。圓圈符號等分為 a、b、c、d 四個區域，分別代表四項特徵，塗黑表示符合，放白表示不符合（當代方言）或不清楚是否符合（歷史方言）。a-c 說的是字音關係（中古的同音字「暑、鼠、黍」是否跟「水」同音），d 說的是指稱老鼠這種動物是否用「老鼠子」，符合 d 的方言可以有其他指稱形式。同言線取自圖三 B。地圖左上方按年代先後排列不屬於 L034 的方言點，第一列據歷史材料，第二列據當代材料。符號的含義見圖的右下方。《光緒彭水縣志》只提到 c 項，圖四根據今天彭水話的表現（楊月蓉 2012: 176）補上 d 項。成都鍾秀芝（1900）只符合 b、c 兩項，張慎儀（1919）只提到 a 項，圖四按符合三項處理。張慎儀的書雖然晚出，但顯然代表的是當時的老派成都話。

前文曾推論同言線所圍區域的北部（大致在「漢源——桂林」一線以北）原來都通行「老鼠～老鼠子」的說法，圖四可以進一步支持這一推論：線內的遂寧、長壽、南川都有「老鼠子」的文獻記載，成都話亦有「老鼠」的文獻記載，西邊線外新增兩個說「老鼠

³³ 酌補了一條前文沒有提到的文獻材料。柳琅聲等修、韋麟書等纂《重修南川縣志》卷六之一：「妄自尊大曰老鼠子爬稱鉤 | 盜賊出必有獲曰老鼠子不打空倉。」



圖四：歷史與當下西南地區老鼠說法的變遷

子」的今方言（同言線應根據彭州的語料東移些許）。從圖四還可以看到，符合 a、b、c 任何一項的歷史方言，大體也都分佈在「漢源——桂林」一線以北，因此更進一步的推論是：「呼暑為水」曾經是一個區域性特徵，其範圍比同言線所圍區域的北部還大（萬源、名山、彭州、邛崃都在同言線外）。

「老水子」即是「老鼠子」，「老許／徐／鬚子」自然也是「老鼠子」。³⁴ 遇攝合口三等章組今讀 tɕy/tsy 類屬於常規音變（例如柳州：煮 tsy3 | 處～分 ts^hy3 | 書 sy1，據陳章太、李行健 1996: 二 1579），因此「鼠」讀 [ɕy]（如前舉重慶黔江、雲陽）、[sy]（如柳州「老鼠」[lɔ3 sy3]）無需多論，至於跟「許／徐／須」字是否同音取決於該方言是否分尖團、變調規則等其他語音條件。陳章太、李行健（1996: 四 3700）柳州老鼠即徑寫本字。

本節所舉的例子並未囊括「老鼠」一詞由於音變而造成的各種土俗寫法，但以上的討論足以說明方言詞彙的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詞源的梳理工作；詞源梳理工作做好了，後續的研究才有一個可靠的基礎。

（責任校對：詹芷幸）

³⁴ 據彭澤潤、彭建國（2013: 489），湖南龍山老鼠也叫「老水子」[lau⁵³ ɕy⁵³ tsɿ¹¹]。不過據彭澤潤、彭建國（2013: 488），龍山「水」字讀 [suei⁵³]：澤事真滴搞水了。tse²⁴ sɿ¹¹ tse⁴⁴ ti¹¹ kau⁵³ suei⁵³ ɲ-iau⁵³.（這事真的搞砸了。）| 澤水滾吧滴。tse²⁴ suei⁵³ kuen⁵³ pa⁴⁴ ti¹¹.（這水很燙。）因此 [lau⁵³ ɕy⁵³ tsɿ¹¹] 實應歸「老許子」類。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戰國〕莊周撰，郭象注，《莊子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秦〕呂不韋及其門人編纂，〔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漢〕毛亨注，〔漢〕鄭玄箋，〔唐〕陸明德音義，〔唐〕孔穎達疏，《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漢〕楊雄，〔漢〕郭璞注，《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影印。
- 〔漢〕劉向編定，〔漢〕高誘注，〔宋〕姚宏續注《戰國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影印。
- 〔東漢〕許慎編，《說文解字》，瀋陽：遼海出版社，2015 年。
- 〔三國魏〕張揖，《廣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晉〕干寶，《搜神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影印。
- 〔晉〕陳壽，〔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影印。
- 〔南北朝〕佚名，《赤松子章曆》，《中華道藏》，冊 8，北京：華夏出

- 版社，2004年，據正統道藏洞玄部表奏類影印。
-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南朝齊〕蕭子顯撰，〔清〕王祖庚等撰，《南齊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南朝梁〕沈約，《宋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影印。
- 〔南朝梁〕顧野王，〔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重修玉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唐〕李延壽，《南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影印。
-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年，據日本嘉永江戶醫學影刻元大德梅溪書院本影印。
- 〔唐〕徐堅等編撰，《初學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冊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刻本影印。
- 〔唐〕曹鄴，《曹祠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唐〕劉肅著，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唐〕盧仝，《玉川子詩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3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刻晴川八識本影印。
- 〔唐〕釋寒山著，〔元〕薩都拉，〔清〕島田翰校訂，《寒山詩集》，東京：民友社，明治38年（1905）。

-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影印。
- 〔宋〕王欽若，《冊府元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影印。
- 〔宋〕李昉等編，夏劍欽等點校，《太平御覽》，冊 8，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皇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
- 〔宋〕李覲，《直講李先生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據明正德孫刻本四部叢刊景明成化左贊刻本影印。
- 〔宋〕陶岳，《五代史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影印。
- 〔宋〕陳彭年等，《鉅宋廣韻》，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委員會編著，《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冊 2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據宋乾道五年（1169）建寧府黃三八郎刊本影印。
-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影印。
- 〔宋〕薛居正，〔清〕紹晉寒等輯，《舊五代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影印。
- 〔元〕拜柱纂修，《通制條格》，《續修四庫全書》，冊 7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明鈔本影印。
- 〔明〕方以智，《通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5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影印。
- 〔明〕申時行等修，〔明〕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

- 書》，冊 789-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影印。
- 〔明〕江盈科著，《雪濤諧史》，收入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 6 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
-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湖南：岳麓書社，1997 年。
- 〔明〕吳承恩著，〔明〕華陽洞天主人校，《西遊記》，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冊 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據明書林楊閩齋刊本影印。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據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影印。
- 〔明〕沈泰輯，《盛明雜劇二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7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民國十四年（1925）董氏誦芬室刻本影印。
- 〔明〕宋濂，《元史》，收入上海書店編，《二十五史》，冊 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據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影印。
- 〔明〕周清原，《西湖二集》，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冊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據明崇禎雲林聚錦堂刊本影印。
- 〔明〕徐岷撰，〔明〕馮夢龍訂定，《殺狗記》，收入〔明〕毛晉輯，《六十種曲》，《續修四庫全書》，冊 17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
-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冊 234-2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 清畏堂刻本影印。

〔明〕張雲龍，《廣社》，《續修四庫全書》，冊 11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明〕畢恭等修，〔明〕任洛等重修，《嘉靖遼東志》，《續修四庫全書》，冊 6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明〕湯顯祖，《邯鄲記》，收入〔明〕毛晉輯，《六十種曲》，《續修四庫全書》，冊 17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

〔明〕楊慎，《升菴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年。

〔明〕臧懋循，《元曲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年，據博古堂藏版影印。

〔明〕澹圃主人（諸聖隣）編次，〔明〕清修居士、〔明〕夢周居士參訂，《大唐秦王詞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冊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據傅氏碧藁館藏明刊本影印。

〔明〕羅懋登，《西洋記》，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據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本影印。

〔清〕佚名，《續蒙自縣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 年，據清宣統年間稿本影印。

〔清〕王承燾纂修，《青神縣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稀見方志叢刊》，冊 148，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 年，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影印。

〔清〕王麟飛等修，〔清〕馮世瀛、〔清〕冉崇文纂，《同治增修西陽直隸州總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 48，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據

清同治三年（1864）刻本影印。

〔清〕平翰等修，〔清〕鄭珍、〔清〕莫友芝纂，《道光遵義府志》，《續修四庫全書》，冊 715-7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影印。

〔清〕吳任臣，《字彙補》，《續修四庫全書》，冊 2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清康熙五年（1666）彙賢齋刻本影印。

〔清〕李焜纂修，《蒙自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冊 40，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據乾隆五十六年（1791）鈔本影印。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續修四庫全書》，冊 1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邵氏面水層軒刻本影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頂淵文化，2008 年。

〔清〕紀曾蔭修，〔清〕黎攀柱等纂，《乾隆蒲江縣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四川府州縣志》，冊 205，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據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影印。

〔清〕莊定域修，〔清〕支承祜等纂，《光緒彭水縣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 49，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據清光緒元年（1875）刻本影印。

〔清〕曹雪芹、〔清〕高鶚，《程甲本紅樓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據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書屋木活字本影印。

〔清〕張慎儀著，張永言點校，《蜀方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清〕馮繼照修，〔清〕袁俊纂，《修武縣志》，出版地不詳：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此資料引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清〕鄧仁垣等修，〔清〕吳鍾崙等纂，《會理州志》，收入《四川府

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 70，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據清同治九年（1870）原刊本影印。
〔清〕魏樞纂修，《盛京通志》，出版地不詳：清咸豐二年（1852）刻本，此資料引自國學迷古籍在線。
〔清〕瞿鴻錫修，〔清〕賀緒蕃纂，《平越直隸州志》，收入黃家服、段志洪主編，《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 50》，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據〔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王力，《漢語史稿》（中），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
王莉寧，〈地圖 23：老鼠〉，收入岩田禮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東京：好文出版，2012 年。
王福堂，《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13 年。
毛肇顯纂，《餘慶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冊 285，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石印本影印。
方毅等，《辭源續編丙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
甘書龍，《四川省經濟動植物資源開發》，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8 年。
朱彰年等，《寧波方言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 年。
李小平，《臨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年。
李子峰，《海底》，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李國正，《四川瀘州方言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李錦繡，〈唐前期的附加稅〉，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年，頁 113-130。
武小軍，《青川民間語言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 年。

- 岩田禮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東京：好文出版，2009年。
-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
- _____，《廈門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 胡存琮等纂修，《名山縣新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
《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64，成都：巴蜀書社，
1992年，據民國十九年（1930）刻本影印。
- 侯偉，《黑龍江經典導遊詞》，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2012年。
- 侯精一，《平遙方言簡志》，太原：《語文研究》編輯部，1982年。
- _____，《平遙方言民俗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
- 紀國泰，《〈蜀方言〉疏證補》，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柳琅聲修，韋麟書纂，《重修南川縣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
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49，成都：巴
蜀書社，1992年，據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本影印。
- 范德昌，《嘉蔭縣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計鋼，《新編日語簡明教程》，冊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年。
- 胡雙寶，《文水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
- 馬文忠，〈大同方言舒聲字的促變〉，《語文研究》1985年第3期，
頁64-65。
- 徐兆瑋著，李向東、包岐峰、蘇醒等標點本，《徐兆瑋日記》，合肥：
黃山書社，2013年。
- 唐樞、林皋，《蜀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
- 崔山佳，《寧波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崔榮昌，《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
- 張之清修，田春同纂，《考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
冊456，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據民國十三年（1924）
鉛印本影印。

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前言〉，《語言教學與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1-8。

———，〈《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張弼，《永善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年。

張益梅，《介休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年。

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張華文、毛玉玲，《昆明方言詞典》，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陳茂山，《定襄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 年。

陳矩纂，《都勻縣志稿》，據民國十四年（1925）鉛印本影印，此資料引自愛如生中國方志庫。

陳章太，〈大田縣內的方言〉，收入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頁 266-303。

陳章太、李行健，《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

陳毅夫等修，劉君錫、張名振纂，《長壽縣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 7，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據民國三十三年（1944）鉛印本影印。

陳國屏，《清門考源》，上海：上海道德善堂，1939 年。

梁德曼、黃尚軍，《成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盛險峰，〈五代徵耗考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頁 30-36。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黃仁生，〈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5 期，頁 69-78。

- 黃尚軍，《四川方言與民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喬全生，《汾西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年。
- 喬全生、程麗萍，《汾西方言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 游汝傑，《上海地區方言調查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湯珍珠等，《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 傅崇渠，《成都通覽》，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 彭澤潤、彭建國，《湖南方言》，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 賀巍，〈濟源方言記略〉，《方言》1981年第1期，頁5-26。
- 楊三壽，〈明代中後期的田賦加派述評〉，《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80-83。
- 楊月蓉，《重慶市志方言志（1950-2010）》，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年。
- 楊紹林，《彭州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 楊壽川，《雲南礦業開發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楊肇基修，李世昌纂，《邯鄲縣志（二）》，收入《中國地方志叢書·華北地區》，冊188，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據民國二十八年（1939）刊本影印。
- 溫端政，《忻州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5年。
- 翟文選修，王樹枏，吳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冊2，瀋陽：東北文史編輯委員會，1983年，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影印。
- 廖世英修，趙熙纂，《榮縣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8，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據民國十八年（1929）刻本影印。
- 甄尚靈，〈《西蜀方言》與成都語音〉，《方言》1988年第3期，頁209-218。

- 趙漢興，《昆明方言解疑》，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7 年。
- 劉子敬修，賀維翰纂，《萬源縣志》，收入《四川府縣志輯》編委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冊 60，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鉛印本影印。
- 劉鐘蔭修，周恭壽纂，《麻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冊 157，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據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影印。
- 潘向明，〈清代雲南的礦業開發〉，收入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邊疆開發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333-363。
- 鄭張尚芳，〈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說略〉，《語文研究》1990 年第 2 期，頁 6-9。
- 羅韻希等，《成都話方言詞典》，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 四川省簡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簡陽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6 年。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 年。
- 古藺縣志編纂委員會，《古藺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
- 會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會理縣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年。
- 漢源縣志編纂委員會，《漢源縣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
- 〔英〕帕默爾（L. R. Palmer）著，王菊泉等譯，《語言學概論》，北

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

〔英〕戴維·克里斯特爾（David Crystal）著，沈家煊譯，《現代語言學詞典》（*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4th ed.），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Adam Grainger（鍾秀芝）. *Western Mandarin*（《西蜀方言》）.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美華書館），1900.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穆麟德）. *The Ningpo Syllabary*（《寧波方言音節》）.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美華書館），1901.

William T. Morrison（睦禮遜）.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寧波方言字語彙解》）.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美華書館），1876.

三、網路資源

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瀏覽日期：2021 年 6 月 6 日

國學迷古籍在線，<http://www.guoxuemi.com/gjzx/568948emvn/>，瀏覽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

愛如生中國方志庫，<http://server.wenzibase.com/spring/front/read>，瀏覽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

The Origins and Distribution of *Laoshu*, *Haozi*, *Laochong*, and Related Expression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Meng-Bing Xia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ap 034 in the vocabulary volume of the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地圖集,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different terms for mouse into five major categories: the *shǔ* 鼠 category, the *hào* 耗 category, the *chóng* 蟲 category, the *kè* 客 category, and the category of other (*qita* 其他). Words in the *shǔ* category cover over 79%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stances in dialects. The major pattern found in this category is represented by the term *lǎoshǔ* 老鼠, a double-syllable word that first appeared in the Táng Dynasty. *Lǎoshǔ* is distributed in most regions except for the Northeast and the Southwest. Words belonging to the *hào* category cover 76% of non-*shǔ* category dialect instances. The terms in this categor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the southwestern parts of the *shǔ* category regions, i.e. the Northeast (including neighboring regions such as Běijīng-Tiānjīn, the north of Héběi and the north of Shānxī) and the Southwest. The major pattern found in this category is exemplified by *hàozǐ* 耗子; its provenan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íng dynasty when the tax term *shǔhào* 鼠耗 was borrowed from the name mouse (*shǔ jiè shuì míng* 鼠借稅名). Perhaps because the word *shǔhào* was ambiguous, and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constructions used in animal names, a series of different forms soon appeared including *hàoshǔ* 耗鼠, *hàochóng* 耗蟲 an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yèhàozǐ 夜耗子. *Hàozǐ* is most likely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yèhàozǐ*, which was first used in the Liáoníng area, and which then spread to Běijīng-Tiānjī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 the Manchurian invasion. The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regions during the Qīng dynasty also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area for the term *hàozǐ* 耗子. The word *lǎochóng* 老蟲 is mainly found in the Sūzhōu area, Nánchāng county and a few surrounding locations that speak the Gàn dialect. It is a blend of a new and an old word form (*hàochóng* 耗蟲 and *lǎoshǔ* 老鼠). In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the Wànlì 萬曆 reign (1600), the *Xuětāo Pavilion Collection* 雪濤閣集 recorded this new portmanteau word from the dialect of the Sūzhōu area.

Key words: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地圖集, terms for mice 老鼠的說法,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地理分佈, historical origins 歷史來源

